

認中運動 滄桑史

又木



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你們是青年人，最朝氣蓬勃，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

毛澤東

踏入了七十年代，一個嶄新的運動——認中運動——續步在學生界萌芽長大，它會成為學運的主流，也會引起爭論對峙，也會發生巨變，繼而沉寂一時，如今，這運動又在抖擻精神，抹去一身傷痕，重新踏步前進。

70年代的中文運動，71年的保釣運動等，都反映出新時代的青年對自己國家的關注，民族感情的孕育，及後乒乓外交、尼克遜訪華、中國加入聯合國等事正如雷擊般震動人心，72年港大第一個北京團回來，更是顯赫一時，大家爭相認識一個新的制度和這塊神牽夢掛的土地，爭相衝破年來新聞封鎖或騙局的壓抑，如飢似渴地接受着新事物的洗禮，認中運動便成了一陣子的狂熱。熱潮在發展壯大，也產生了73年的第一屆中國周，由此這運動便續年推廣推深。在這時候，認中運動開始與社會結合。73年的經濟危機帶來了不少失業和困境，也帶來了學生們尋索原因的好奇，帶來了74年的通貨膨脹資料展覽和對資本主義制度腐朽及轉嫁危機的認識、茫然，開始接受社會主義。75年社訪活動，給同學們更多接近勞苦大眾的機會，厭惡剝削制度，對現實不滿，從而尋找出路，叫出了「香港往何處去」，叫出了「關社最終於是制度問題，應結合認中去分析。」

也在這個時候，隨着運動的深化，分歧開始出現了，原因主要在如何看待社會問題上。一方較傾向中共，主張事事從大處着眼，要看國家部署而決定在香港做的事，如初期重點的認識祖國，關心社會，及後的愛國反霸等，當時他們也反對改良主義式的社會服務，為方便起見，暫稱為「國粹派」。(作者本人極反對現時仍分黨分派)這一方面因注重羣家活動，而且積極，故人數較多。另一方則較強調自我作主，就香港看問題，應幹的就幹，更反對「國粹派」的跟風，事事維護中共這分裂表現於73年「反貪污、捉葛柏」時的應否示威行

動上。表現於75年的反英女皇訪港及反電話加費事件上，也表現於校內的一些問題爭端上，74年學苑修章事件、大選、迎新事件及至認識態度上的爭辯及因而產生的活動，如中國週、現代中國探討等等。自此分歧益烈，認中亦推向較政治化的層面，集中於解放後的政治運動如鳴放運動、三反五反、大躍進、三面紅旗、文革等問題上及後至批鄧運動上。另一方面，一羣因有其他興趣或不想介入爭端的同學亦凝聚而成，他們亦開始對擁護中共的「國粹派」不滿，從而較傾向於號稱客觀中立的一方，故雙方勢力形成均衡狀態，這表現於74、75年間。

綜觀此一時期，雙方都有其成績及缺點。在工作方法上，「國粹派」無疑是較勝一籌，他們善于製造氣氛，對人方面，工作細緻認真，對新同學誘導，不厭其煩，熱烈討論解決彼此間的問題。他們工作熱誠盡力，日以繼夜，為的是他們的理想——要站在勞苦大眾一方，要防優越感的侵入，堅決與不良作風及言論作鬥爭，從社會整體看，要實現這些理想，也就要爭取更多人一起幹——混在期間是十分開心的，一方面這合乎了不少知識份子的理想，大家又是火熱的為理想工作，不多計較，不苟生活小節，彼此有若同志，他們又是生活質樸，一反港府傾加製造的新潮青年。在認中形勢上，前期的他們立下了不少功勞，從第一屆中國周開始，認中熱潮就席捲大專界，甚至中學界，這樣的氣氛對於新同學來說往往衝激很大引發了踏出去，多了解認識的興趣；亦通過國內參觀旅行，讓許多同學初次接觸神秘的祖國，看到她的壯大、成長、人民當家作主等社會正面現象，從而幫助大家樹立理想，確立為什麼人服務，為什麼奪鬥；關社活動，如社訪等亦是由他們推動，而揭瘡疤後，更明白自己立場，益見祖國存在的寶貴，心向祖國，要「站在大多數中國人立場」看問題。

他們認為口講客觀中立的另一方實際上也不那麼客觀，他們堅信殖民地帝國大學希望培養出超然客觀自大的「知識份子」，左評右罵兩個政權來標榜自己「中立」「不投入」的立場，成為不深究現實袖手旁觀的買辦階級和書呆，故此對於這樣的同學，他們以鬥爭對象對待，形成了不少爭端及意氣，雙方往往不是就事論事，而這樣的爭端也開始嚇走了不少較少參與或不大知情的同學。

「國粹派」的缺點也顯現於另一方的批評，他們批評當時「認同熱情既幼稚，認識成份低，且流於功利」、「感情重於理性，信仰多於事實，往往先入為主，先認同後認識，結果流於片面、狹窄、分析並無觸及問題的核心，且謬誤叢生，無法自我改進」，「不懷疑本身路線錯誤，不同意見不能成為衝擊有改進，反而被看作無聊、反動、別有用心、不看實質內容是否正確」。他們又認為「理性認識國家與反抗港英苛刻制度是截然兩回事，彼此不應混為一談」。的確，未能認真實事求是，面對現實去看問題，便注定了個運動的低沉。可惜當時對於羣象運動，故未能做成主流，改變形勢，或許可說為「國粹派」們已根深蒂固，為自信掩蓋了眼睛耳朵。到了76年更多的事例足以顯示「國粹派」已失去了帶動的位置，轉而做成阻碍前進的絆腳石。由於他們常以國家社會為大前題去考慮問題，未能面向同學需要，例如在評議會冗長地討論紅磡榮光街軍火車事件、回國(台灣)觀摩團實質、學聯天安門事件批評評議案等，致使一般同學對這羣同學的不開放和排斥不同意見表示不滿，也連結對「認、關」口號產生了反感；而「國粹派」內部意見也開始分歧，例如一部份就是不明白為什麼要批鄧、為什麼只信人民日報、學習與批判的片面隻語、為什麼自己探索和回國參觀的有這樣的分別、還有為什麼要表揚「張鐵生」、為什麼……。於是續漸猶疑躊躇，停住了步，但卻又受着大體壓力，「做思想工作」，以致徬徨失措。

四人幫的倒台，為這個運動帶來了巨大的轉變。一向心向祖國的一羣、宣傳不遺餘力的一羣，突然間裏足了、猶疑了、沉寂了。他們開始重新盤算自己

一向的認識的真實性、重估舊的觀念、分析四人幫提的「新生物」的正誤，而接踵而來的是新形勢下一連串的新指示及新措施，如「抓綱治國」、「抓革命，促生產」、「實現四個現代化」等，而要取代一貫熟悉而堅信的「以階級鬥爭為綱」、「全面限制資產階級法權」，還有更多的問題，如民主法制問題、國內人民的積極性、國內人民生活及科技情況……。在此打擊之下，一部份人否定從前、轉而失望、投向其他興趣或書本；另一部份在默默重估、摸索着新的方法；與此同時，從前強調客觀批判的已無形中得了平反，部份由於從前的爭端或經歷對「國粹派」成見頗深，反過來嘲諷、排斥他們，處處表現了幼稚的小宗派思想，而事實上兩方看事物上仍有些不同，由此亦引致爭端之延續，不能及時重整隊型，携手向新方向前進，以致校內的認中運動失卻了統一性，氣氛也散緩了。

舊的一羣在完成任務後續漸離去，新的一羣重新出現，踏着前人的腳步，用實踐去確立方向，認中低潮漸漸過去，78年的保釣、越南排華事件、毛澤東思想研討營、中國周及中國專題探討、以致天安門事件平反、中美建交，如潮的事件正鼓動着更多人去了解討論問題，認中運動又將重生。

國家在變，國家的召喚，鼓動了大家的關心，尋找自己在四個現代化中應負的責任，時代的脈搏正斗動更多人向更多方面了解，總結方向。

在此，謹向新的淚頭白花致敬及作出如下忠告：「不必懼怕犯錯而不敢肯定或批判，錯誤不是恥辱，只要認真分析，找出錯誤原因，從中吸取經驗，得到糾正，就算成功了，故此應付現存制度提出意見，提高人民的意識，造出個百家爭鳴的局面。而每個人都應該對問題有一定的看法，這看法的確立不應否定其他看法的可能性，應通過互相尊重、批判、討論，就現實找觀點，不斷檢討反省，也就是實事求是和真正的客觀了。而實際推行了認中活動推廣中，也因時代不同而形式內容需要重新探索，大家應摒除成見，携手共同摸出新方向。」

我在期待，期待着認中運動史上新的一頁、燦爛的一頁！

歷程

帆

還是中學時代吧，我們都知道有大陸和台灣的存在，可是，很少人會談論中國，模糊的記憶中，只隱約記得一個國文老師曾經在授課時大罵共產黨，她說：「共產黨摧毀中國文化，殘酷高壓統治大陸人民，令內陸鬼域一般，民不聊生！」似乎，所有人都罵共產黨，打從很少年紀開始，我已經知道共產黨可惡，為生活在大陸的人民抱不平。

在一個很熱鬧的大堂里，很多年紀相若的年青人自成一組地談着、笑着。他們告訴新來的同學，大學生活多姿多采，只要你願意將自己從個人小天地中解放出來，各式各樣的東西，都在等待着你去探索！他們引吭高歌，一首接着一首動聽極的歌曲。為什麼我從來未聽過？音樂老師未教過，電台也從來未播過，我明白了，這是一些「左派」歌！我開始不敢再做聲了。

也是在一個很熱鬧的大堂里，同樣有很多已經相識的面孔圍坐着閒談。他們從天文地理，社會人生，談到政治經濟，他們討論着中國的經濟，中國的社會制度，中國的民生，他們知道很多，比我的國文老師要强很多倍。他們很會分析問題，在他們中間，我有一種羞澀和渺少的感覺。中國，畢竟是自己的國家啊，為什麼我從來不曾關心過。

羅湖橋的另一邊，除了「熟悉」的漆黑一片，還有什麼？中國太多人在說你的壞話，這不是太不公平了嗎？我見到中國很落後，我更加見到中國純樸而

可愛的一面，在廣大的土地上，有我的家鄉，有勤勞的人民，用自己的雙手，建設起一個原來什麼都沒有的大家庭。祖國的概念，在不自覺的壓抑中，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從來不在腦中出現過，那份埋得很深的感情，迸發出無比的動力。祖國，不少人在誣陷你，不過你要放心，顛倒了的事實定要顛倒過來。

一晚通宵達旦的工作，我們都熬紅了眼睛。小組長跑過來給我們打氣：「一定沒問題，你們的進度定能趕上今早的中國周預展。」他已經不知是第幾個通宵夜了，然而，他有着永遠都好像用不完的精力，到處奔走着，指導着各方向的工作。一個在我身旁打着盹的中學生組同學揉着眼睛：「姐姐，幾點鐘了？」「還早，爭取睡多一兩小時，還要應付緊接着繁重的講解呢。」不遠處，另一小組的同學完成了上版的工作，圍着自己的心血結晶指指點點，他們手拉着手，輕輕地唱着團結之歌，生怕會驚醒了周圍熟睡同學，我們也輕聲地附和着哼了起來，小組一個接一個地傳遞着訊息，很快地，全場幾百個同學都加進了大合唱，連原先打着盹的都睡意全消，盡情地高聲唱着……

……大眾合作不散分，千斤一担亦當聞，齊共力無憂患，一切都好易辦，好！

在眾多的認識中國活動中，一年一度的中國周，帶來了繁重而緊張的工作

，我們走遍了書社，報館，圖書館，尋找資料，拜訪老師顧問，安排講座電影欣賞。有時甚至犧牲了上課時間而為中周奔走。一羣充滿熱情幹勁的年青人在互相鼓舞着，大家都有一句心里話：中國是我的祖國，她有很多缺點，她也有很多優點。她屹立在北面已經很久，然而，多少人真正關心她愛護她，就讓我們來開個頭吧。

左、觀點單一，一面倒，報喜不報憂，緊跟國內官方言論，鸚鵡式言論，盲從……自有認中活動以來，來自四方八面的批評或嘲諷便此起彼落。很奇怪，過去二十多年來，周圍都宣傳着黑暗的大陸，卻從來未受到任何非議，大家都已經相信這是，無可厚非的「事實」。

多年的禁錮，令我非常渴望知道中國的一切。國內有很多政治運動，一個緊接一個，我閱讀着一篇篇冗長的文章，里面有很多經常出現卻不大明瞭的字眼，什麼「向資產階級全面專政」、「上層建築，經濟基礎」、「資產階級法權」、「右傾機會主義」、「走資派」……一套全新的詞匯和思想方法。我們熱烈地討論着當前中國局勢，互相解決心中的疑難，聆聽着剛從中國旅行回來的同學述說他們的所見所聞，的確，中國每一天都在變化，她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都影响着里面的八億人民。

七六年的中周開幕典禮上，台上還未正式演出，一位同學匆忙地走到我的身旁，心情沉重地遞給我一份當天的晚報。頭版大字標題寫着：江青、姚文元、張春橋、王洪文被捕了！

「不，不會是事實，我不信！」
「冷靜一點，消息雖未得到證實，但看來不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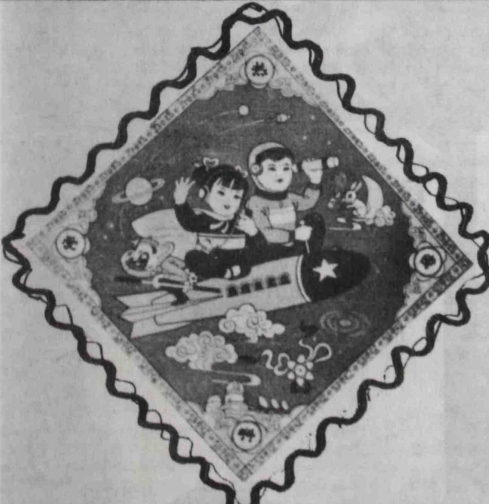
「我不信！我不信！」
怎麼回事呢！幾個熟悉的名字，幾

個曾經受我尊敬的國家領導人，怎麼都一下子下了獄！

北京城里，人民又一次敲鑼打鼓，遊行慶祝打倒了四人幫，坐在電視機前，再沒有先前的興奮，有的只是一場疑惑，一大堆我無法解答的問題。閱讀着面前的報紙，同樣是一篇篇的文章，不過已經沒有了階級與法權的名詞，而重覆地告訴我很多很多這四人的惡行，從中，卻無法解答我心中的疑問：為什麼中國會出現四人幫？

接受了四人幫下台的現實，默默地觀察着中國的變化，就好像，在熾烈的戰場上迅速退到大後方一樣，在我的周圍，一切都靜了下來，靜得令人窒息，叫人可怕。受蒙蔽以後的驚醒，是個很大的挫傷，我覺得我應該坐下來，整理一下那雜亂無章的思緒，多問幾個為什麼。四人幫的下台否定了我們過去的工作？每個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總結，無論怎樣，它否定了我們那份赤誠之心，我們用自己最真摯的感情投身到認中的行列里，為了工作，不少同學暫時拋開功課，不分晝夜地應付着大大小小的會議，訂計劃，四出走訪，聯絡和整理一疊疊的資料。為的不是名，也不是什麼個人利益所在，一直支持着的動力，是那份愛國的熱忱，一點最可貴的東西。

中國，沒有因為我們的靜而停下來，她要面對一場大搏鬥之後的政治重整，她有太多東西要重新安頓和建設，她還要完成廿多年後與世界先進國家看齊的任務。在那片熟悉的土地上，又再進行着一次新的大變革。建設社會主義，沒有前人的模式，只有，踏着今天錯誤所付出的代價繼續去摸索以後的每一步伐，相信，錯誤還是要犯的，不過，從錯誤中站起來的中國，應該要比前來得聰明。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淚下。」

「迎上前去，走向光明。」

*指中國近期出版的郵票如五屆人大、科學大會等等。

*陳子昂詩：

這一個變幻的時代
是一個偉大的時代
是以往任何時代都不能比擬的；
這兩三年來中國和世界變化
之大與快更令人驚訝。
這些郵票都將會是歷史的見證
後來的人將可以在它們中找到一些
我們時代的氣息、
生命、
脈搏。
我不能完全肯定歷史會變成甚麼樣子，
我不知道一千年後的人會怎樣評價
我們這個時代、
我們所做的一切、
*陳子昂登高樓而愴然淚下是感到自己
在悠悠歷史長河中的渺小，
脆弱。
我沒有他的哀傷
我站起來，說一句：
「迎上前去，走向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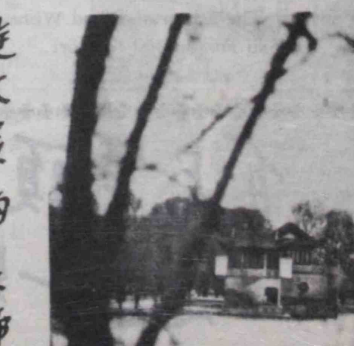
七八·十·十九
有感
晃

昂起頭來！
快用知識武裝自己，
給現代也來一把抓，
把知識化為混凝土石子，
好使大屋堅壯起來，
使那死不悔改的粗眉北極熊身歷史
垃圾桶去！

「好彩我有畢裂顯符照」
呸！你的祖先建了大屋，
你的親友住在大屋，
你的基因也落了大屋的烙印，
它正好呼吸在遠方的子孫，
把它現代化起來，
李政道，楊振寧，丁肇中，
有誰來接棒，
我親愛的黃皮膚同胞統啊！
千萬不要忘記你血裏的大屋烙印。

遊大屋的真諦
豪泮

三十元，遊大屋
啊！太美輪美奐了！
開個南天窗，瞄一瞄，
開個北天窗，掃一掃，
又得到了多少？
當心！
刺刺的北極風呼嘯了！
冷血的北極熊咆哮了！
大屋在顛慄，
大屋在搖曳，
「好彩我有畢裂顯符照」



戊午冬詠天安門事件兼懷國是

馬學章

時維清明初四月，忽聞中土春雷裂；

舉國同傷巨星隕，羣黎更憤乾坤缺。

灰飛萬里哀思湧，芳留千古悼情熱；

胸存昊氣為肝胆，手擎禿筆作劍戟。

哭相痛斥奸侮妄，喚魂竟澆英豪血；

且喜平魔夷險殆，又嘆歷劫餘窮竭。

規章律法猶未定，國策民生誰可決；

千秋功罪須論斷，十億神州共評說。



七九年啓思編委會

顧問：林大慶 醫生
 總編輯：何汝祥
 編輯：劉少懷 胡兆雲
 秘書：丘國維
 財政：單宗佑
 流傳：張桂杰
 總務：關鼎樂
 去屆代表：雷聲响

新聞及專題組：

黃偉忠 容振權 謝喜兒 單宗佑 袁寶榮
 黃洗照 張桂杰 郭天福 周永信 林紹良
 梁潤森 郭寶賢 廖慶榮 何柱樑 張錦流
 顏繼昌 方平正 唐漢軍 葉麗輝 袁維基

美術組：

袁銘強 關鼎樂 孫偉盛 麥國恒 程啓泉
 余國照

文藝組：

鄭沃林 黃就明 鄭明銓 丘國維 董偉傑
 吳鴻深 易餘慶

The Editorial Board Wishes to Thank Glaxo For Special Support.

Asthma in perspective

A rational basis for treatment



In mild to moderately severe asthma, when bronchospasm predominates, bronchodilators, preferably by inhalation, are the first line of treatment and usually all that are needed to maintain control.

"Salbutamol (Ventolin) is the drug of choice and is usually more effective when given by metered aerosol."
(Hospital Update, 1975, 1, 331)

Ventolin
 (salbutamol)

Glaxo Ventolin and Becotide are trade marks of Allen & Hanburys Ltd, London E26LA, England, a member of the Glaxo group of companies.

When the response to bronchodilators wanes, due to mucosal oedema and hypersecretion of mucus, anti-inflammatory maintenance therapy is essential. Becotide Inhaler is the drug of choice.

"Effective control of asthma is achieved with no evidence of systemic absorption or of steroid side effects."
(Brit. med. J., 1972, 1, 585)

Becotide
 (beclomethasone dipropionate)

百尺竿頭 更進一步

中山團後感

飛鳥

火車在廣闊的原野奔馳着。窗外是一片片的田野，夾雜着殘舊的石屋，顯出農村的氣息。我凝神望着窗外，一陣陣強烈的感情突然在我的腦海盤旋着。不錯，這就是我的國家——一個有五千年文化的古國，一個曾經陷入半封建半殖民的國家，一個漸漸甦醒過來的睡獅。就在這幅廣闊的土地上，生活着勤勞勇敢的中華民族。為了國家，無數先烈拋頭顱，洒熱血。他們的血染紅了大地。他們的血推動了歷史的巨輪。一幕幕的歷史在我腦海中出現，我感到衝動，但亦感到迷惘。

廣州的市容很殘舊，沒有甚麼現代化的高樓大廈。整條街都擠滿了自行車（單車），車輛稀少，只是偶爾看見一兩部日本車。當我們在街上走動時，他們都投以奇怪的目光。在這裏，看不到香港人的匆急生活，看不到珠光寶氣打扮新潮的人。一切就是那麼平穩、純樸。

今次旅程對我來說最大得益並不是參觀醫學院及醫院，而是能接觸到當地的醫學生及老師。從他們口中得到很多東西。就我所接觸的學生，他們都非常不滿或痛恨四人幫，「搞」到國家大亂，對於考試制度的恢復感到滿意。他們非常珍惜這個機會，很用功讀書，甚至當宿舍燈關掉以後，他們更走到路燈下讀書。（宿舍規定 10:03pm 熄燈），在以前四人幫時期，學習外文及外國科技被視為洋奴哲學，但現在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學習外語（英語）的風氣甚盛。但他們的基礎很弱，有些連廿六個字母都不曉。由這可以看到文革以來教育路線，質量的偏差。我感到很痛心。在這十多年來，中國的科技人員的培養實在脫了節。對於國家來說，這是何等的損失！

學生的年齡有時相差很遠，有些達到三十歲，這些都是由於上山下鄉政策

的結果。究竟上山下鄉是不是必要的？是不是真的能夠使知識青年的政治醒覺性提高，從而熱愛勞動人民，熱愛社會主義？我實在感到迷惘。

我所接觸到的老師給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他們很落力，熱心教導學生。他們不是但求教完他所應教的便算而是盡力令學生吸收。課室的設備很簡陋，沒有擴音器味高峯，幻燈機，膠片投影機。他們一筆一筆地親手劃圖上黑板教書。他們教書認真，絕不「符碌」。老師們很熱心知道醫學院作學術交流。他們知道落後，設備等。他們很希望能和香港醫學院作學術交流。他們知道落後，要從頭趕上。他們的工作是艱巨的——要重新編制的教材，從文革的破壞上建設起來。一邊要科研，但又要教好學生，況且有極簡陋設備的限制。他們的熱心令人非常感動。很多老師是文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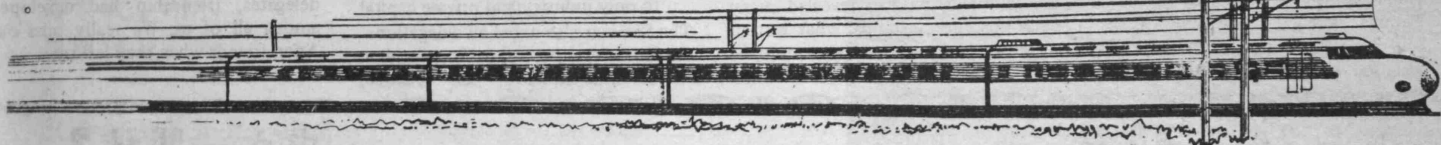
的受害者，被學生批鬥，下放，但為了國家，為了四個現代化，他們不把這些放在心頭，而是集中如何建設，教導出好的學生。如果國家能多些熱心建設的人，那是多麼的好。

一個星期的訪問令我充實了很多，令我了解到一些現實的問題，但腦海中亦多出了很多問題。

在香港，我們好像沒有國家。很多人只懂得向上爬，金錢，名譽，地位，個人享受……。對於國家所發生的事，很多人充耳不聞，尤其悲哀的是有政治恐懼，有些更甚至亂扣帽子，說甚麼毛派，右派等。

愛國家並不表示認同執政者的路線。究竟國家應該走甚麼路線，我不知道。我只希望能貢獻到自己的力量。

隆隆的火車把我帶回現實的世界，心頭裏卻積壓着無限的感慨，矛盾。但對於人生的目標卻露出一線曙光。



奔波波波，早出晚歸，爭取見聞，在廣州的數天便如夢過去了。今番團以專業為號，所以時間多用在醫學教育方面，遊覽只安排了一天。其中所參觀的計有：中山醫學院及其附屬兩醫院、腫瘤醫院及羅崗公社；遊覽的地方有植物公園、動物園、黃花崗及紅花崗烈士陵等。我和數名團友，另外爭取時間，走訪越秀公園、流花公園、魯迅紀念館、星火燎原館，及大街小巷等。其中經歷甚多，樂趣無窮。



在中山醫學院上課，這天剛好是二年級上神經系統的小腦及丘腦，一番聽解下，才明白小腦即 Cerebellum，丘腦即 Thalamus。他們一級有五百人，上實驗課是分八個室的；老師的普通話說的很快，但講解很清楚。上大課（Lecture），老師盡量利用掛圖，一邊講解，一邊在黑板上畫出神經線的走位，清楚如畫。同學們學習都很用功，抄筆記也很勤快。但兩小時之下，他們的筆記部只寫了一頁多；可見課程是提綱揭領，不像我們「大小通殺」。

上臨床課，學生分作二或三人的小組，盡量使外省同學和廣東同學配搭，以免因語言和病人不能溝通。一個同學問病歷和作檢驗，另一位同學負責記錄。病人患的是風濕性心臟病；同學花在病人身上的時間約兩個多小時，但與老師討論卻只有十數分鐘。

參觀中山第一醫院兩個手術過程，一是針刺麻醉甲狀腺切除，另一個是 VSD 心隔膜修補；同學對後者興趣較大，一則是「血淋淋的故事」，二者時間較長也。手術室設備，正如醫學院的設備，都是嫌簡陋，但醫護人員都能因簡就便，例如以一隻手術用的手套作氣泵（Pump），便可見一斑。

廣州

初見初聞

新



參觀針灸部，講師將針灸的原因及「無理論」的理論，都講得很精簡，接着便是示範。第一個病人患胃下垂，經數次針刺後，胃口已轉佳。只見手術師熟練地將羊線套入針管，再悠悠插進病人的足踝上的穴位中。第二個病人是突然足部垂跌的女童。

正看女童被針刺間，筆者可能因數日奔跑勞累，突覺「太陽忽然下山了」，就此昏倒。到自己恢復知覺時，感到頭頂被人按緊，又有嫋嫋煙從頭頂吹過。我以為自己是「已登極樂」，亦或是甚麼師傅以內功為我解毒。正疑惑間，頭腦漸清醒起來，才知道我正被當作艾灸示範，將我的「脈門」打通。

接受艾灸當晚是自由時間，各人都「曉以大義」，勸我早些上床休息；但我以為時間寶貴，況且「脈門已通」，精神也甚暢快，唯有逆各位「好團友」的美意。這晚我們一行四人，往海珠橋畔及沙面賞「珠江夜景」去。廣州市的用電量很節制，所以河的兩岸都無香港的五彩燈色，黑漆漆中只有幾點微光。沙面是離岸獨立的小地，有環島的路及一十字路穿貫，其中的建築物多是從前外國領事館的舊址。環島的一條路人，遍植婆娑草木，也有很多長椅供作休息之用。這地方也是熱戀中的情侶的姻緣地。只見每雙「僱人」各佔一椅（當然不在路燈下的），而他們的單車則橫放在椅前及兩側，製造一個屬於他們的二人小世界，其中之「熱」鏡頭不少，而我團的「頑童」也將之收入沙龍。

植物園內湖色明媚，樹木參天，是一個攝影、休息及集體活動的好地方，團友在這裏謀殺不少「菲林」。各有所好，漸漸各人四散。我們在賞景之際，忽聽見（LSLSMSS）之聲，「按聲索驥」，果見不少團友正和一團廣州的旅行者在跳其友誼舞。其後又見一隊單車客，穿的是香港衫，更有長髮「嬉皮士」，攀談之下，方知是暨南大學的學生。此大學是華僑子弟學校，今年才復課，其中學生有大半是從香港去的。

動物園內遊人很多，我們時間有限，只能匆匆一瞥，大概動物也甚多，獅、虎、大象、河馬、熊貓、鹿、長頸鹿、四不像、猴、猴和各類雀鳥，也算目不暇給。

紅陵及黃陵佔地甚廣，猶以紅陵（紀念共產黨的廣州烈士），內裏亭台宏偉，色彩奪目。



總的來說，此行雖是初到國內，但覺得收穫也算不少。除了瞭解國內同學的學習，更有練習普通話的機會，和從各省來的同學傾談，也經歷國內親友的生活情況，同時也明白到他們在政治領袖的換網上，實在有無可言喻的困惑。只期望在黨新貴的領導下，四個現代化早日實現，人民生活日進。



ASIAN STUDENTS IN HONG KONG

Bernard Liu

The Asian Students Seminar and the Sixth General Conference of ASA (Asian Students Association) was held between 11th and 20th December 1978, in Hong Kong. It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vents of ASA through which students from Asian countries could have the opportunity of gathering together to discuss problems concerning themselves, review the work of commissions, study the current student activities, and formulate future policies and regional projects.

Over 50 delegates from Singapore, Nepal, Pakistan, Fiji, Australia, New Zealand, Syria, Iraq, Philippines, Japan, Thailand, and also observers from International Movement of Catholic Students, World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 had come here, warmly welcomed and received by students in Hong Kong.

The Education Seminar was the second meeting organised by ASA. The first meeting under the theme of 'Seminar on higher education' was also held here in 1974. It reviewed the situ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with a critical and student-oriented perspective, resolving that 'higher education systems in Asia are selective, elitist and serves few people'. The Seminar concluded that education must be considered with 'reference to the whole economic, social, political and cultural structure of a society'. Now, this time the theme: 'Education for Development in Asia' was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from last seminar and the work in the Asian countries. It was found that many aspects of the education are deviated from the need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sian societies which are mostly developing or underdeveloped.

Guest speakers were invited to give a general orientation and briefing session. Prof. Brimer from University of Hongkong talked on the relation of education to 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Mr. J. Ratnaik, an expert from UNESCO put forward the need and importance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the delegates in the discussion had revealed many questions. For instance, what sort of soci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do we want? How can experiences in educa-

tional reforms in curriculum and method of instruction be shared? How should each field of education gear to the goal of development in Asian countries?

After many discussions, debates, fieldworks, and the presentation of position paper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The seminar came to conclusion, some of the main points were:

- Education must be designed to serve the needs of individuals, and the community.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there will have to be major changes to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
 - Development of Asian countries must take the form of development of all skills and attributes of a nation's people. Development must benefit all people, not the ruling elite.
 - Aspects of the present education system — competitive assessment, increasing tuition fee, use of foreign language in place of local language, etc, serve to make education useful to only industry and private capital.
- The Seminar also urged all delegations: To link with other sectors in struggling for independence, self reliance,

justice and democracy, To work for educational reforms, and To cooperate with national student bodies in other countries by exchanging information, ideas and achievements.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ASA is the supreme organ of Association, and had reviewed all aspects concerning the Association. In the Sixth General Conference, new members were accepted; they were the NISO (Nationalist Student Organisation of Nepal), KSCJ (Korean Students Committee in Japan), and Student Council of University of Philippines (Associated member). Also the place for next General Conference was decided to be Nepal. The Conference was successfully closed in the evening of 20th December.

It is hoped that ASA Seminar and ASA 6th General Conference has provide a chance for the student in Hong Kong to be more conscious of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Throughout the ten-day stay of the delegates, friendship had developed among all of us. We really miss our Asian friends when they left us.

基督徒之關社

基督徒之關社

孔教徒會是相信孔子言行，追隨並實行之人，但基督徒卻不只是這樣；我們和基督有靈性上的接觸溝通。

我們相信一位超然的，自有的靈體——天主（或上帝、神）創造了世界，並按自己的特性造了「人」，因此，人是有一個超乎物質，自由的「靈魂」，或「生命」的。但我們有時卻會濫用「自由」，做出不應做的事，因此說，人是具有「罪性」的。幸而天主愛世人，希望「人」進入完美，於是在二千年前，無形無象的祂取了一個巴勒斯坦人的軀體，過了一生「人」，最後自願地犧牲、表揚了靈性的最光輝——「愛」，祂的復活，就證明了「人」的愛是不會枉費的，「人」最後必進入一個完美——「天國」。所以基督徒就是那些經驗到復活的基督在他心（靈性）內生活的人。正如聖保羅說：「不是我在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內生活」。

好了現在讓我們從兩個角度去看基督徒關社。

從個人推而社會—— 聖經記載有人問耶穌那一條誡命是最大的，他回答說：「『你應全心、全靈、全意愛上主的天主。』」這是最大也是第一條誡命，第二條與此相似：你應當愛近人如你自己，全部法律和先知，都繫在這兩條誡命。」（瑪22：37—40）而愛天主又必須透過愛人，正如聖經說「我喜歡仁慈勝過祭獻」。

這條愛的誡命，除了叫我們以真摯的心去關懷朋友、愛護家人外，更催迫我們去留意世上所有有需要的人，盡力去幫助他們。直覺地我們會想到去探望孤寂的老人，安慰臥病的人，扶助傷殘的人，捐助慈善機構。不錯，動機很好，意義也肯定有，但畢竟有幾多？這就必須對社會加以分析了。我們又不妨

想深一層，研究一下香港政府的福利，房屋，醫療等政策，喚醒其它市民和同學去關注這些問題，一同促使政府有一個更完善的制度，使勞苦大眾在這幾方面獲得更大的服務與保障。

去愛別人，不但要關注他們的物質需要，更要向他們傳佈真理。今天的社會瀰漫着一片享樂主義、消費主義、個人主義和物質主義。螢幕上表現出來的成功人士就是有名譽地位，擁有高級享受的人，鼓吹人與人之間互助互愛的節目則少之又少。學生讀書很少為了研究學問或獻身服務社會，而是希望藉此在社會階梯上爬得更高。同學之間就已有不少競爭。在這氣候之下，講「愛」、「正義」，只會成為笑柄，傳揚宗教信仰更是困難。所以，我們要求教育制度的改變和衝破大財團壟斷大眾媒介的現象。

從天國而評價今日社會——「天國」是基督徒的理想社會，在那裏人與人之間有愛，關懷、真誠、諒解、合作和開放，充滿着正義和平與喜樂。基督一次又一次地預許人類最後必達至天國。有些基督徒相信人始終有罪性，所以必須等待死亡復活之後才能到達天國，世間的任何社會始終難免仇恨與紛爭。但另一些基督徒卻相信罪性乃透過環境教育（包括學校、社會與家庭、身教與言教）而一代傳一代。所以只要我們努力去將「人」從罪和罪的作為（如不正義的制度）解放出來，漸漸地人與人的隔離就會打破，這設出一個合一的人類大家庭。

但姑勿論對天國抱有那一種理解，基督徒都是拿着天國的藍本去批判現有的社會，去作出改革。

今日的資本社會，有目共睹，富人的驕奢華美掩飾不了被壓迫者的辛酸，

心木

人一出世便忙着向上爬，「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成了至理名言，人性的尊嚴已被忽視，宗教信仰，更才少有人「有空」去理會呢！所以，資本社會的不正義和無神哲學，實非基督徒所能接受的。

共產社會在平均財富和普及教育上無可否認已假得不錯了，各人的機會似乎十分均等。但馬克斯的唯物哲學卻作了一個基本的假設，認為一切精神生活、文化、宗教，都不過是社會經濟結構的上層建築已，這假設忽視了人性的獨有價值，否定了神的存在，集體主義又埋沒了個人的自由。就以中國而言，解放初期對地主、資本家的不少不必要的報復殘害、文革時的血腥、四人幫時期的獨裁專制，為求政治路向的專一而將一切不同己見者列為反動派、走資派的罪人。因此，共產社會亦決非天國在世上的臨現。

結論

所以，今日的基督徒一方面是堅定不移的；我們堅信着天國的許諾，堅信着所有人性善良的一面，確立了「愛」為做人的宗旨。但另一方面又是徬徨的，我們看不到一個政治結構去爭取，甚至不肯定那一個政治結構更接近天國。所以，在資本社會我們會去爭取正義平等，在共產社會我們會去爭取自由與人權。我們願意和其他人溝通去尋找出路，合作去建設社會。我們今日特別注重與其它宗教人任，無神論者，和共產主義者等交談。



中文—關社？

石頭

在港大過了一小段日子，發覺到如將部份時間花在關注和思考時事方面，生活會過得更有衝擊性及豐富的味道。因為在這裏可經常找到一班人和你討論，而且更有機會將你的「高見」公諸大眾。例如通過啓思、學苑等刊物。

我覺得這是和中學生活分別較大的地方。高中時期，關注時事的氣氛淡薄，更遑論有討論的對手。三五知己，fuss一論後，永無結論，更無可能將自己的意見公開或更改。這對於「關社」的思想是一大障礙。種子放在旱地，又如何能生長呢！

大學不錯是一塊很好的泥土。但是幸運兒不多，那些踏入社會工作的青年，由於生活壓力和種種物質誘惑，更使這粒種子無法在他們的心田生長而漸漸衰弱至死。但假若中學時代是一塊好泥土，能使這粒種子生長到茁壯的根，他是否應能抵抗到日後風雨之侵呢！我相信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中學時代除了給予繁忙的功課外，更貶低中文地位，使學生不能產生一種熱烈的討論氣氛。南華早報雖好，但其社評之深奧，使一般中學生難以充份理解和思考。校方又一般中文報紙作為校內傳播時事的媒介，使學生「關社」之情緒更加低落，終至「關社」之人成為大眾之笑柄。

所以我們不應祇着重指責「香港文化」為「關社」之毒藥，因為它們確反映到一般人之心情。更不應將「社會醒覺性」作為大學生之專利品而把它貴族化。胡亂指責市民，祇有使雙方情形更加對立。所以我們應從教育方面着手，提高中文在教學方面之地位。使中文報紙之內容成為校內討論之主要對象。實行方面，當然還有不少的難關。但是若第一步，提高中文地位之運動也告流產的話，相信高叫「關社、關社」，也屬徒然了。

黃昏的落葉

佚名

風過葉落白髮飄揚
是啊那被
經驗

洗滌的白髮
你在微風中掙扎
一切理想夢幻
被空間侵蝕
痛楚哀憐
亦埋在心靈深處

落葉皺了湖水
圈圈漣漪
水中
我看到白髮蒼蒼一老者
伸出枯黃的手
我伸出另一隻枯黃

關懷安慰的手
但很多很多枯黃的手
四方八面
受不了，我暈眩，
我疲倦，我想睡。

不能，有一天
我白髮滿頭
那時
我目光呆滯
手不停地顫
現在
你的，我的
他的手有
莫大的力量——愛
枯黃冰冷的手先要
獲得溫暖



生命的價值，在於心底的寧靜。
這個寧靜，是心志與理性的交映；
是思想與情緒的平衡。
生命的兩旁，有着無數鼓勵的言詞，
雖是荊棘滿途，
它教我不怕苦痛，也從不感到悲涼。
醫生，一個難以爭取到的職業，
你可曾想過要放棄呢
私家醫生說：「我會。」
我震撼了……
他的思路伸展到我不曾踏足過的土地，
「忙的是為了病人，但卻帶來競爭，
生意的競爭，醫者的愛心，用得
恰當嗎？」
「別以為為醫那麼簡單，你會否準
備過要親自買棉花，計算着每粒
藥丸的價錢？」
「時間花透了，最後我仍是空虛。
生命的意義，是否在於這樣不安
地渡過？」
自創途徑，穿過密林，站於山之巔，
眼見自然的朝氣，我蓬勃
但你的一語，我低沉
目標的追尋，須要的是

寧 靜

一己私慾與志願達成的和諧。
然而衝激那麼大，
何不另找目標
何必苦煞自己呢！
只有放棄
才使你日漸充實，
醫生，努力找你的寧靜吧！
他問，認識這麼淺，
醫生心底的感受，你真的掌握到嗎？
朋友，你可曾見他苦惱得搖頭低訴，
「我是井底蛙，是一個文盲。」
朋友，你又可曾站於分叉路前
透徹明白自己要走的道路呢？

過往只懂得努力的耕耘，
惘而不迷的耕耘，
現今，我見到田野的巨石
感覺到其沉重。
我高興這個認識，
不然的話，
或許今天我仍只懂得播種，
也許明天我要吃着不願吃的稻米。
想着將來有一位仁心的醫生，
多令人鼓舞……
但願
志願永恆——
愛心永恆——
熱誠永恆——

老人院探訪的回顧

佚名

(一)

今天老人院的探訪，使我看到絢爛人生灰暗的一面。

在烈日的曝曬下，看見一個老人蹲在地上，雙手擺在頭上遮擋日光，他滿臉皺紋，目光呆滯，神情說不出的孤獨。勸他到屋蔭下休息，但他絲毫聽不到我的說話，於是我只好也蹲下來，嘗試與他談天。

「沒用了，……不死都沒用了……日本仔打仗時，三兄弟都被轟死了，死剩了我一人，無依無靠，不死都沒用了。」他的說話若斷若續，時清楚，時模糊。「二百元！每月都要我交二百元才可以住老人院……我寧願回到鄉下，那裏我起碼有田地，不用交租……」我曾嘗試慰解他，目前香港有很多無家可歸的老人流落街頭，但他則很幸運，受到老人院的照料，大可安享餘年。一旦回到鄉下，即使有田地，他的生活將會由誰照顧呢？他對我的說話似乎充耳不聞，他繼續重複又重複他剛才所說的話。好像進入了一個夢的境界，而我的存在則好像協助他回憶一個安詳甜蜜的美夢。每次他提到故鄉時，他的眼神都閃爍不定，神情充滿了異樣的興奮，而逐漸我的存在也被遺忘了。或許，這時時光已經倒流，他已脫離老人的風燭殘年回復到那年富力強的日子。畢竟，它已屬於過去的日子，與我們的世界早已脫節。

「如果我不回鄉下，我實死了，死定了……」他的聲音越說越細，終於模糊到不可聞。他的眼光則停留在遙遠的天際，彷彿他已經遠離這個世界，我望着身旁的他，皺紋滿面，絕望的神色有如泥塑木雕，逐漸我發覺到自己也沉默起來了。

(二)

海

昨天，我們再次入去老人院。那次是有一個物理治療員和我們一起入去，教那些身體有缺憾的老人做物理治療，令我難忘的就是將那些臥在床上數個月甚至數年的癱瘓病人移上輪椅，使他們生命中的東西由天花板轉移到窗外的香港仔海景，我們和他們都從這一個小小的轉變而興奮起來。但更令我感觸的卻是發現他們背上的皮膚，因為睡得太久而變為枯死，紅一片，藍一片，紫一片的，既癢且痛，但四肢卻是癱瘓的，動彈不得，只好終年累月忍受着這些痛苦。難道死真是他們的「理想」嗎？

× × ×

(三)

下雨天

在未參加我班的老人計劃前，老人給我的印象總是終日嘮嘮叨叨，蠻不講理，這成見可能建於我對三伯娘的觀感，每次她來探我家時，我就會頭痛起來，一方面是言語的隔膜（她說的算是標準的鄉下話），再者，她常常挑剔她那賢學的兒媳和孫兒，真是清官難審家庭事呢！

基於上述原因，我對上了年紀的老人家有避退三舍之嫌，所以當我班推行關心老人計劃時，我差不多抱着「誓死不前」的態度，後來經幾位熱心同學的鼓勵，況且又覺得第一個學期，除了fussy的事外，甚麼正經事也沒有做過，所以也動心去試一試。



雖然我以前曾參觀過老人院，或者那時只是抱着好奇的心理，沒有多大的思想；但現在，年紀長了點，和稍有分析的頭腦，經過數次的接觸，頗有領悟，最大的就是對將來的看法，你有沒有想過，你現在正擁有一個充滿希望的未來，有着理想，正積極為它努力，期待着它的實現，例如一份好的職業，一顆為社會服務的熱心，一個幸福的家庭。我們每天匆忙的趕着，來彌補以往用來等待的時間。而老人們擁有的是甚麼，等待着甚麼呢？他們的病痛使他們行動不便，連自己的愛好如畫畫也被迫放棄，兒孫為了生活環境而離開自己的孤寂，和對以前之輝煌事蹟或生活煎熬的回憶，這一切一切慘痛的感受已使他們對死亡已減少了恐懼——或者這是他們的「將來」呢！但他們也不是完全採取消極的態度，有些能懂得欣賞團體給予的支持，大家差不多年紀和心態，使更易守望相助，打發時間，間中義工們對他們的關懷希望能使他們覺得他們並非已被社會遺忘的一羣。其實他們是經驗的寶庫，經歷過世界政局的轉變，科技的發展，在談話間蘊藏着人生的哲理，不要以為老人思想是死守故舊，如他們也非常贊成女子應有更多的教育和自由，對於新事物如癌症的新治療的興趣不比我們少呢！只不過沒有人分析給他們聽吧！

許多人對於關社，義工等活動抱着不同的目的，如認識問題，服務或增進同學間的合作精神等等，雖然我沒有分析過自己的目的，和寄予太大的希望，但我覺得我得到的已比我付出的更多！其實，我身為醫學生，可以利用這些機會去了解老人的心理，希望能對於將來面對如此病人時，在他們的嘮嘮後面，更能整體地明白病源，在治療時加多點的關懷，便於願足矣！

一件小事

又木

這是個沉痛的回憶，我把它寫下來，作為懺悔，聊以慰藉我底「良心」。

一個陰霾的早晨，街上因着清晨的細雨顯得濕滑污穢，行人如梭往來，而我卻焦躁地站在巴士站旁人龍中，盤算着遲到的可能性。

巴士終於來了，好容易上了車，還找到了靠門的椅子坐下。車在擠塞的道路上緩行，到了工廠區的站，車上的人掙扎着下車，站旁的人一窩蜂地上車，良久，車子開動了。不好，還有乘客未下車，而且被車門夾着，一半身子空懸在車外，車門重開，但見一個瘦削的中年婦人從車上跌到路上，失了重心，踉蹌數步，臉部撞向烏溜溜的柏油路上，不能動彈了一會，右手仍握着一個小膠袋，看裝扮大概是個女工；這時，我仍在坐着，因椅子近門，看得清楚，心想：糟糕，為甚麼她這樣不小心，不用手瀉力，希望她沒有事就好了，否則，車可能開走，這次也必然遲到。她掙扎起來，哭着，轉身向司機，口中不知埋怨着還是申訴着，右手掩面，血泉從指縫奔流出來，沿着手背往下流，劃出幾條血流，滴到地上，褲上膝部也染了污水，她像荒漠飢渴者的無援，十分可憐。

司機下了車，解釋着，又憐慰地拿出紙巾為她抹傷口；啊，力度太大了，而且往下擦，這樣會加重創傷的，他繼續擦一次，我的心也痛一次，血消失一刻，又從右顳骨奔流出來，我想該用力壓着傷口，或再壓她的 Facial Artery，而且要慰藉及安慰她，但我卻仍木然坐着，期待着司機開車。司機扶她踉蹌地走到路旁坐下，再拿了紙巾給她。另一輛巴士到站，圍觀的人羣一哄而散，爭着上車，留下司機和那婦人，何其冷漠。

司機轉身回到車上，開動車子。那婦人再掙扎起來，哭着叫着，指手劃腳，大概是說不可以這樣就放下她，鮮血又再流竄出來，一聲聲的呼喚顫動我的心，我不忍睜眼這慘景，車上的人，包括我在內，都默然無神的望着她，但卻無人制止開車，似乎都默許了情願快點到目的地，而犧牲這可憐的婦人，儘管她被棄於無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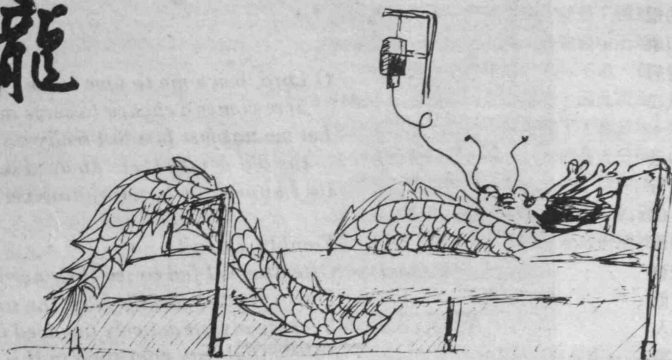
車子行駛數碼，靠近了行人路，停下車了，司機再度下車，扶着那婦人，用一名途人給他的紙巾替她抹壓傷口，她身旁地上染了數滴鮮血，慢慢和那塵染的濕地混和，附近血染的紙巾也吸了污水，隨着微風旋轉遠去，彷彿是我那要準時的希望。司機這時回轉頭來，示意乘客下車，大家才掃興地下車，我也慚愧地置身其間，躊躇着。

但一下車，我就急步到小巴士，上了車，剛才的情境一幕幕重現，我猛然發現了一個陌生可怕的我，一向所講的和現在表現的為甚麼會截然不同呢？小巴再經過現場，那婦人已上了那部空空的巴士，而司機則呆立車前，緊繃雙眉，右手捶着左手，腳踏着步擺動着身子，很是焦急後悔又不知所措。此刻，他底同情心更感動我，更使我感到卑微、顫慄、噁心，更使我自疚。自己是學醫的，也學過救傷，到需要的時候，為了私利，躊躇了，冷漠無情了，我不配擁有這些知識，熱淚偷偷滾下，我也偷偷的抹着，我已被定了罪，我不可以原諒自己。

說甚麼服務人羣，說甚麼想病人所想，急病人所急，我真懷疑這些是否知識份子，在圖書館內迷醉自己的遐想，安慰已空虛心靈底謊言或是座談會上衛道的花言，從實際事例中，我加深了對自己弱點的認識。錯誤無可原諒，但望能補救，用反省及實踐去補救。我要求自己不再會這樣，但願這不是又一次的謊言。……想的容易，做的艱難……說的容易，做的艱難。



QM卧龍



龍

今日淺水游龍床上風威未展
他朝九臯鳴鶴心中壯志重揚

樂將醫院當別墅
興以床位作書齋

看顧月餘招呼盡妥卧龍不勝感銘
護理七週服務至微伏虎何可言宣

苦心志勞筋骨天降大任
餓體膚亂所爲主惠慈音

慈顏呵護不讓提燈鳥
削骨療傷堪比漢壽侯

別業床上題詩話
書齋窗前映落霞

針藥丸丹淺嗜護愛
湯飯茶水品味親情

難得姑娘久候樂園決心欲獻微力
奈何卧龍纏戀書齋執拗不解柔情

萍水相逢款談遇墨客
床沿邂逅殷待得貴人

纏戀病榻凡兩月
護理床畔如一天

看顧病弱煞費神
護理傷殘尤細心

學養修書宜敬業
生活歡愉喜樂群

點滴

淑文

每天差不多花了近兩小時在乘搭交通工具，發現了九巴和中巴的一個顯著分別。由於巴士結構的不同，中巴搭客們可以利用上車開口下車，而不受司機的干預；反之，如果你在九巴上同樣做法，肯定會被司機破口大罵呢！不過有一樣中巴司機永遠不能忍受的，就是乘客在上層企立。有時，司機索性停下來，直至企立的乘客悻悻然走下來，反之，九巴的司機大都不予理會。

× × × ×

當你在下班時間乘搭過渡海小輪的話，你一定領略個中味道。你會突然體驗到香港原來是那麼小，人口是那麼多的。碼頭每一吋，每一吋都站滿了人。污濁的空氣夾雜着難以忍受的煙味，使你有窒息的感覺；尤其是上船那一煞那，人們齊齊挪動腳步，從你的左右及背後擠擁過來，人潮不斷向入口處湧過來，人人爭先，四方八面迫來的壓力簡直令你寸步難移，都令人體會到香港人永不執輸的心理。

× × × ×
電視在香港人心目中的確佔了不少比重，電視節目、電視明星都是人們平時談話中缺少不了的題材，彷彿已經成為了人們生活的一部份。有時真是覺得有點可悲，我們應該做和可以做的事很多，為甚麼還讓電視支配和剝奪了我們工作之餘剩下的少少時間呢！

× × × ×

有很多人都以自己的交際手腕好，認識的朋友多，對人處事圓滑為榮。我卻以為為人生在世上的時間已經很短促，為甚麼還要為多認識幾個點頭的朋友而煩惱，而傷腦筋呢！我很懷念小時候，要喜就喜，要怒就怒，長大了，反而要為週遭的環境和人物掩飾自己的感情，彷彿就好像戴上了一面假面具，真是可悲呢！

自我

踏入大學後不久，已發覺到醫學院內「個人主義」之風氣頗盛。他們一般稱之為保持「自我」，我不敢苟同。但是我卻希望表達自己對「自我」這名詞理解。

堅守自己原則，不向逆境低頭，保持一己之性格，謂之「自我」。但是關閉自己的耳目，不肯多認識外面的世界。對別人的意見和感受，從不關心或思考。愚守「自己永遠是對的」之法則，祇能稱為「盲塞」。

作為一個醫學生，有了一個理想的環境來培育自己，更不應目空一切，將自己困在象牙塔內。須知除課本和享樂之外，還有一個廣大的世界等讓我們去認識和接觸，如不藉著這個機會來擴闊心胸，放眼世界，那麼我們和一隻「籠中鳥」有何分別呢？

所以我們應該對自己的思想多多檢討，認識到其中錯誤和做出修正，那麼自我才能得到健康的發展。

石頭

“Medical Centre”

—芬—

記得一部名 Medical Centre 的電視片集，在我腦海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片集裏的醫生有正義感、慈愛，對病人的關懷及照料可謂無微不至。使我在對醫生敬佩之餘，亦替病人感到慶幸。

醫生除了審慎地觀察病徵外，如遇到病人拒絕接受手術，或察覺到他們有其他困難，間接或直接影响其康復，他便耐心地尋找原因，幫助他們解決困難給予精神上的鼓舞及支持，使他們恢復對醫生的信心，與人交往的信心甚至做人的信心。再配合藥物的治療，對病人的康復有莫大的幫助。當然，這部片集裏，只是塑造了一個理想化的醫生與病人的關係。在現代化的社會裏，專門化和制度化下，強調密精的分工，一位醫生所偏重的是專業知識、技術及經驗、致於如何多方面的瞭解病人，幫助他們解決醫療以外的問題等，只是一種理論和動機，及有限度的實踐。尤其在醫院裏、醫生工作繁忙，在制度化機械式的醫院管理下，醫生與病人的人接觸不多，對病人的照顧也只好偏重醫療方面。但實際上，對某些病人來說，他們的居住環境，家庭狀況，人際關係等等，直接或間接地也是構成原因的一部份，影响其健康及情緒，這點醫務人員未能兼顧到的，便專業化地交由醫務社會工作者 (Medical Social worker) 處理。通常，當醫生觀察到病人需要藥物以外的安排及照顧，便交由社會工作者處理。社會工作者會盡量瞭解病人的困難，予以物質及精神上的幫助。物質方面，因病人的需要，提供適當的社會服務途徑，例如協助其申請公共援助金，職業介紹等，解決經濟問題，如病人行動不便需要特別安排，便幫他們申請適合的公共屋邨等等的服務，以保證他們達到最低限度的生活水準。精神上的支持也不容忽視，協助其解決情緒上的問題，使之更有自信的面對困難，如有需要，盡量使他們和周圍的人互相體諒，減少磨擦，建立更好的人際關係等等，這幾方面，對病人的康復是有幫助的。

Old Folks' Home

O Lord, teach me to love cause
here comes a chance to serve in this old folks' home.
Let me not just fuss but really do it 'cause
the old people there do need someone who cares.
Do I know how to serve, however?

Frankly, I don't.
Often times I fail to see their needs.
Learning various skills from the social workers and
Keeping myself actively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of service
Substantiate my education in this aspect.

Homely as it gradually develops, the old folks and I
have established a trusting relationship.
Often we share thoughts about views of life, daily trifles,
religion, and so on.

Many times we are speechless but happy just
being together.

Everytime I go to the old folk's home, I pray
for the elders there — their health, happiness
suffering & sorrow are my concern.

雖然，這些問題交由社會工作者處理，能有更多時間，提供更有有效的服務。但這裏，我產生一個疑問，一個病人的問題，交由兩方面處理，是否合適，及有點分割，因為這幾方面都是息息相關，互相影响的。如在那電視片集裏的醫生全面的照顧病人，當然是最理想的，但在醫生供不應求，着重精密分工，以提高效率的情況下，這樣的分工是必然性的。在香港，醫務社會工作的服務還很有限，而只在幾間公立醫院才有這項服務，其中只有少數病者而又需要特

別的安排及照顧才可有這種服務。香港的社會服務，不斷在展發中，而醫務社會服務也不例外，這項服務還未能普及和為大眾所瞭解，要提高這項服務的效率和水準，醫生對病者的關懷，與社會工作者的相互瞭解、合作是很重要的。尤其社會工作人員對病者問題的參予及工作，有時是沒有立即顯著的效果，須假以時日，特別是協助其恢復自信，及解決情緒上等問題。故此，大家須本着服務的精神，互相合作，諒解，才可較全面地照顧病者，協助其康復及繼續生活。

唉！大學生的我

做人其實是一件很「激氣」的事！大清早被那討厭的鬧鐘吵醒之後，直到晚上，又痛恨自己再次混混噩噩地過了一天。一大堆，一大片的計劃又得重定，還要安慰自己，想想人家也不外如是；那管他人啃書啃了一大堆，也不及我盡量利用了自己生命的那種快活。

雖然說自己也可比開雲野鶴，但是看見班「social 佬」風流快活，夜夜笙歌，卻又斥責他們放蕩不羈，大辱讀書人之斯文清高。那麼對 union 那班整天高叫甚麼意識形態，參學架構的熱心份子，總合你的心意罷？但卻未必。因自己既想自命清高，但是也不能完全脫離物質社會，花花世界的誘惑，惟有高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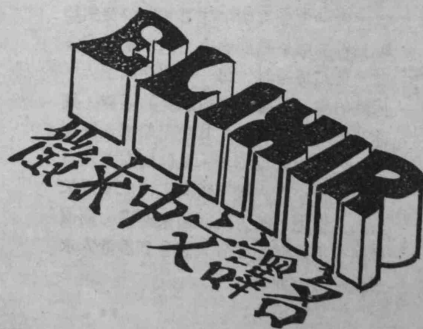
陸的權力鬥爭，非我竹林之輩所敢見；台灣之官僚作風，更為我等清任所憎」。所以一不管，二不理，沉醉在自己所謂快樂的生活當中。

但是每當午夜夢迴，想及那些烈士偉人，竟又頗為激動，令自己的一腔「人」血，有些少沸騰。究竟自己是一個普通大學生呢，還是一個胸懷大志的才智之士呢？每當想及此，腦海便如煩繩之結，不知如何能解了。

雖然自己有牙有盾，狂妄自大（喜歡控制別人的原則），但是也確信人是感情而卻又自私的動物。在一種無可奈何的心情底下，惟有希望人人能多關心別人，付出些少愛心，那麼相信這個世界會少很多鬥爭了——這是陳年舊話，呵欠！

Fuss 佬

歡迎各同學來稿，謹大家
分享你的文、詩、畫、一、等。



「香港醫生前景面面觀」專題—— 一個參加者的感想

文

參加的原因

健康委員會組織的活動中，我們八三同學最踴躍參加的，除暑假中的健康展覽外，要算這個專題了。它獲得同學們關注和參與的幾個原因，一是它對我們有切身的幫助，二是需要的時間不算多，三是它並不要求參加者有任何的經驗或專長，因此不少同學都樂意參加。

訪問的形式

是把願意擔任訪問員的同學分成多個小組，每組負責訪問幾位醫生。聯絡和工作分派都頗順利，美中不足的是，

由於二、三年級的同學參加的較少，以致不能每組編進一位高班的同學，因而引起背景知識不足的毛病。這樣一方面減少訪問中所提出的問題的深入性，另一方面影響醫生對訪問的熱心，從而妨礙訪問的進行和減低訪問的效果。我們是很難事前預料到訪問時會詳細談及甚麼樣的問題的，因此雖然健康委員會的負責人曾經給我們提供了許多初步資料，但這個毛病還是屢次地出現。不過，這是無可避免的，而且對達到整個專題的基本目的也沒有損害。

抽樣的方法

選擇訪問對象的方法，是從電話簿

裏和通過高班同學的介紹搜集醫生的姓名，然後從這名單中找出願意接受訪問者。本來這方法是很隨意的抽樣，但所得的醫生們有一個共通點，就是「願意接受訪問」。當然，這又是實踐中所遇到的一個無法排除的局限。不過，在普訪中各類醫生的代表都有，因此範圍也夠廣闊了，資料也算可靠了，從參加訪問者的觀點看，則表示我們有充分機會跟各類醫生接觸。所隸屬的小組共訪問了五位醫生，包括 G.P.、U.M.U. 的醫生，兩位政府醫院的 M.O. 和政府補助醫院的 M.O. 等。

醫生的感受

從個人和同組收集的訪問資料中，可以總結出各醫生之間一些相同和差異。不難猜到，因此他們一般對前景感到樂觀，理想比較高，對工作環境、時間等也頗覺滿足。他們對制度上問題看法的差別，多半是基於接受訓練的部門或國家的環境，和目前服務的職位和醫

院的背景的不同而產生的。大抵「職位愈高則牢騷愈少，對制度所作的批評也愈少」這個總括，雖不中亦不遠了。

專題的意義

參加這次訪問，聽到從事各醫療部門的醫生自述的親自經歷固然是最大的收穫，但是在準備工作中，高班的同學給予我們的初步資料也是同樣有價值的。我覺得這個專題的意義，主要在於讓我們八三同學看清楚：踏進幾年來夢寐以求的醫學院，前途真的跟從前把管中窺豹所見的點滴加上許多自己心愛的鮮艷色彩而繪成的圖畫一般嗎？原來不是啊！訪問的資料告訴我們，不管你現在選擇哪一條路，做個好醫生也好，做個身懷 F.R.C.P.、M.D. 等名銜的專家也好，甚至做個只要賺很多錢的私家醫生也好，路上都要越過許多障礙的。但是我們不會感到失望和灰心，不會向現實低頭。發現了問題，才有改進，這個專題完結了，而我們的深入探討也開始了。

健委會專輯

再話醫生

健委會

有人說醫學生是一羣在蔭蔽下踏步的天之驕子。當好些中學畢業生或其他院系同學在就業前途茫然之際，醫學生卻以顯赫成績，披荆斬棘，勢如破竹的衝過一關又一關。社會的讚賞，父母的顯榮，親友的讚嘆，代替了醫學生的疑慮和抉擇。無怪乎一旦畢業後，不少醫學生對職位的選擇及前途去向感到茫然不知所措。健康委員會為此在去年底舉辦一個「香港醫生前途面面觀」的活動，其中包括醫生訪問，資料搜集及座談會，藉以讓同學們思索面前的道路。

畢業後，所有醫學生都需要在規定醫院中進行為期一年的實習訓練，包括六個月內科（或小兒婦產科）及六個月外科（或骨產科）同學們可以根據個人興趣及將來發展填寫志願，然後由各部門最後決定分配。一般同學多喜歡在內、外科進行實習，一方面吸取最基本的臨床訓練，另一方面對其他專科涉獵甚淺，而致往往未能作出抉擇，於是，每年六月，這些部門就顯得其門如市，無奈實習醫生的職位不敷供應，在此僧多粥少的情況下，各部門唯有用抽籤方式以決定分配。於是難免出現一些醫志獲取皇家內科院士的同學被派往小兒科及骨科實習的情形，因此每年間總有不少同學因意願難償，誓志未酬的忿滿不平了。

事實上，實習期間的訓練確是嚴重的影響醫生將來的去向，一般醫生的職

位分佈於院內及院外，院內的包括大學、政府及補助醫院如聯合、拿打素等部門，每一部門的工作量，進修機會，人際關係視乎各部門的行政及其教授，主任等人的處事作風，附屬於醫院的工作單位有普通門診部及急症室，而院外則有衛生健康的推廣工作，病理學及其他學科的研究等。所有大學部門及政府部門某些醫生職位均有專訓機會，所以成了同學們蜂湧的對象，無奈，一般部門都希望錄取在本科接受訓練的實習醫生，其餘的就只有望門興嘆了。同時每科

各部門每年只容納二、三人，故此大部份醫生便只能被派往附屬於醫院的職位如門診部、急症室等。通常，他們要在此工作半年至數年不等，才被調回所選的部門任職。在此期間，往往因為工作量的繁重，學習進修機會甚少，再加上躍升中央的時日遙遙無期，不少雄心萬里，壯志凌霄的醫生就在實習後幾年間的等待磋砣中消磨盡盡，而因此萌生去意，在外掛牌營業了。

一般人以為私家醫生行政管理自如，經濟基礎較佳，與病人關係亦不受繁重工作影響。但這些醫生捲入了你虞我詐，蠅營狗苟的商業競爭中，其精神壓力又豈正萬倍！同時他們對外接觸及進修機會奇微，以致近年來竟有私家醫生倒流市立醫院工作的怪現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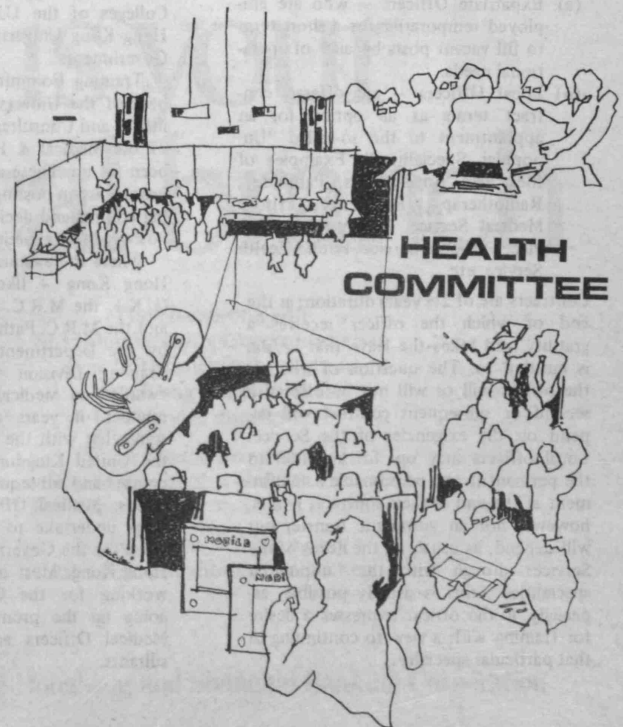
除了門診部及急救室，好些醫生為了等待調配，亦暫時在某些較為「冷僻」的部門工作，如麻醉科、精神科等，故此形成這些部門流動性大，醫生長期

短缺的情況。但亦有不少醫生一方面因為上調消息杳然，另一方面在這些專科訓練中亦培養了興趣和心得，從而改變初衷，決定立身安命。

由此可見，香港醫生的出路抉擇除了決定於個人條件，工作能力及興趣外，實際上受了很多因素左右。當然整個醫療隊伍像個身體，需要各部份肢體的工作才能發揮効力，醫生亦應本着「服務」的態度，在整個醫療架構下的一個崗位裏盡力而為。但種種因素如進修機會聊聊，分配地方欠妥等，弄成不少醫

生喪志以歿，亦有因工作量繁重，枯燥單調（如門診部工作）而導致情緒上的忿滿，無怪乎人們總慨嘆這個時代的醫生畢竟不能敬業樂業，故此要改善整個問題原需要對畢業後進修機會，工作條件改善，私家醫生的進修情形及醫生服務態度的探討。健康委員會於將來會繼續就每一方面研究討論，今期啟思我們特備轉登了藍新福醫生所撰寫有關政府醫療服務的文章及 Voice 一篇有關來年醫生進修訓練的情形，希望能帶起更多更深入的討論。

（本文無題目，此題目乃編者加上）



The Government Medical Service & The Young Medical Graduate

Whenever I am asked the question – what is there for me if I am to join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Medical Service. My “shock” answer is – nothing! Noting the surprise and look of dismay in the eyes of the questioner; I then go on and say that what he hopes to get out of joining the Service depends entirely himself.

Some have derived immense benefit from their many years working in the Government Medical Service. Others have after a period left in utter disgust and disillusion, crying frustration to all friends, foe and fellowmen who would lead them a ear. What then is the true picture?

As this article is aimed at the young medical graduate who has to make up his mind during his Internship year to join or not to join the Government Medical Service; I shall start with the young medical officer and work up the promotion ladder. The majority of the medical officers join the Service immediately they complete their second term of Internship. They have the option of two forms of employment terms:—

1. Contract Terms

These are offered only on a limited scale to the following:—

- (a) Expatriate Officers – who are employed temporarily for a short term to fill vacant posts because of operational needs.
- (b) Local Officers – are offered contract terms as an option for an appointment to the so-called “Unpopular Specialities”. Examples of these are Anaesthetics, Pathology, Radiotherapy, Psychiatry, Prisons Medical Service, Family Clinic Service, Out-post Service, Public Health Service, etc.

Contracts are of 2½ years duration; at the end of which the officer receives a gratuity and takes the leave that he/she is entitled to.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he officer will or will not be offered a second or subsequent contract will depend on the exigencies of the Service. Local officers may opt for a transfer to the permanent and pensionable establishment at the end of their contract. This is, however, not an automatic transfer but will depend, as usual, on the needs of the Service; though with the “unpopular specialities”, this is usually possible, especially if the officer expresses a desire for training with a view to continuing in that particular specialty.

2. Permanent and Pensionable Terms.

All applicants choosing a clinical appointment, e.g. General Surgery, General Medicine, Paediatrics and other similar “popular” appointments are taken on under this form of employment terms. After an interview and passing a physical examination they are recommended by the Medical & Health Department to the Civil Service Branch and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 for appointment as Medical Officers. They are appointed on a two years probation starting at a salary of \$5,325 a month and going on by yearly increment through a range of \$5,595, \$6,485, \$6,795, \$7,110, \$7,435, \$8,185, \$8,565, \$8,945. The Department’s policy is to start the newly recruited Medical Officer in an out-patient, casualty or one of the so-called “unpopular” postings for a year. After completing one year’s satisfactory service the officer could request a transfer to a Clinical Unit of his choice if the Consultant-in-charge of that particular unit is agreeable. This request is by and large catered to, if the vacancy exists, or the officer is offered an alternate appointment which is agreeable to all concerned.

Post-graduate Training & Examinations

Once an officer joins the Government Medical Service he is encouraged to prepare himself or herself to sit for the examinations to enable him/her to be admitted to the Membership or Fellowship of one of the Royal Colleg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or Australasia. With some exceptions most of the examinations for the higher post-graduate qualifications are conducted in Hong Kong. This is made possible because of the clos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Royal Colleges of the U.K. and Australasia,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and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Training Committees made up of Members of the University Professional Departments and Consultants of the Clinical Units of the Medical & Health Department have been set up. These committees meet twice a year to assign postings of trainees, plan training courses and decide on matters related to post-graduate examinations etc.

Where the examination is not available in Hong Kong – like the Part II M.R.C.P. (U.K.), the M.R.C. (Psy.), the F.R.C.R. and the M.R.C. Path; arrangements are made by the Department with the Government Training Division for scholarships to be awarded to Medical Officers with suitable number of years of service, this varying somewhat with the specialty; to be sent to the United Kingdom to undertake revision courses and subsequently sit for the examinations. Medical Officers on these scholarships undertake to work a period of three years for the Government on their return to Hong Kong. Most officers usually carry on working for the Government; eventually going up the promotion ladder to Senior Medical Officers and ultimately to Consultants.

With a higher qualification the chances of promotion are very bright. Most of our officers attain Consultant status, satisfying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within the minimum time:—

- (a) they have a recognised post-graduate higher qualification,
- (b) they have had a minimum of five years continuous service in the particular specialty.
- (c) they have obtained their basic registrable, degree for at least seven years,
- (d) they must be 32 years old or older.

On being promoted Consultant, they have full charge of a Specialty Unit. This unit usually has a staff of 2 S.M.O.s, a M.O., staff varying from 6 to 10, and a number of Interns and Externs. The Consultant is in full charge of his Unit and he determines what particular trend his Unit is to take, this, however, is usually done while carrying out the usual service duties required of it. For example, there are Medical Units, which tend towards Cardiology, others to Nephrology. Similarly there are Surgical Units with emphasis on Gastro-enterology and others on Cardiothoracic Surgery etc. depending on the inclination of the Consultant-in-charge.

In time by merit and seniority he/she ascends the Consultants ladder till he reaches the upper segment of the Consultant grade which gives him a salary of \$16,440 a month. By this time with enterprise and hard work they would have gained worldwide recognition for their work and would be an authority in certain aspects of their specialty.

The future and success of the Medical Officer in the Government Medical Service depends very much on himself. If he is the chap who joins the Service for what he can get out of it, then I am afraid he will leave a very disappointed, bitter and frustrated young doctor. However, if he is the person who is willing to give of his best and play his part as a member of the team in building up the quality and reputation of the unit, be it clinical, Public Health or even Administrative; to which he belongs, then the benefits he derives can be enormous and without exaggerating, limitless.

However, the satisfaction of being a member of a great team cannot be measured in financial terms – for no Government doctor will end up a millionaire. If he does, he will probably end up in Stanley prison! On the other hand his rewards will come from the fact that he is able to practise medicine in the way he feels he should do as a professional and in the manner that he has been taught by his teachers and peers in his Alma Mater.

by
Dr. S.F. LAM,
M.B., B.S. (H.K.), M.S. (H.K.), F.R.C.S.
(Eng.), F.R.C.S. (Edin.), F.A.C.S.,
DEPUTY DIRECTOR (MEDICAL),
MEDICAL & HEALTH DEPARTMENT,
HONG KONG GOVERNMENT.

TRAINING OF DOCTORS: A PROPOSED 5-YEARS TRAINING PROGRAMME

(adapted from "VOICE", publication of the Medical Doctors' Welfare Association, Princess Margaret Hospital)

Chronic shortage of doctors in the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has always been one of the major obstacles to medical development. Alarming statistics revealed that for 1972-75 over 70% of medical officers left within their first three years of service; while for 1976 the figure exceeded 60%.

The turn-over of doctors with higher qualifications is also very high. In the past 5 years (1971-1976) as much as 48 doctors with higher qualifications in various disciplines left.

The Present Situation

The quota of doctors in the establishment has not been revised t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of those who are taking leaves for examinations, studies or vacations. More relieving staff would be made available. Training of doctors has never been accorded its rightful priority in the overall planning, despite the appointment of a Medical Training Administrator. Training in the medical profession should be a built-in system with long termed plans. It should not be aimed at temporary undertakings to acquire higher qualifications or promotion.

At present, the in-service training programmes are left to the initiation of the heads of clinical units with little intra-disciplinary co-ordination, let alone support from the University. Trainees are often frustrated if they unfortunately landed in a unit with little facilities and academic atmosphere.

The 5-years Training Programme

The basis of this programme is to design some sort of career flow chart for trainees in various disciplines before the acquisition of their higher qualifications. This would involve rotations through clinical units, and out-posts such as casualty and general O.P.D. A training programme of such magnitude will obviously involve heavy financial investment apart from the mentioned \$6 million for overseas training. But no obvious indication can be inferred from the Annual Expenditure which lingers around 8.5% of the financial budget.

Rotation System and In-service training

A comprehensive training programme as such will demand a very detailed and carefully worked-up plan, but no particular emphasis has been put on the actual mechanism of such rotation. Is it possible to upgrade every clinical unit for the purpose of training? Are there sufficient senior staff to provide adequate supervision particularly in certain so-called "unpopular disciplines"? Training for sub-specialties is not widely encouraged by the Department. Not until these basis criteria are met with satisfactorily, such rotation system will create more frustration on the trainees and the Department.

In-service training programmes usually take the form of discussion, journal club, case conference, seminar and teaching ward rounds. "If these activities are co-ordinated, at least their frequency can be increased without involving additional effort on the part of the consultants. Centralised training activities can also make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more efficient". This proposal in the 5-year training programme is very much applauded. The Central Training Committee can co-ordinate such training programmes and provide constant supervision and impetus to various clinical units.

For the trainees in the outposts, provision should be made to allow for relieving staff or other appropriate arrangement to enable them to attend these training programmes at regular intervals. With the regionalisation of the service, the regional hospitals can be utilised as the training centre and the programmes catered for trainees in that region.

A constant review of the training programme is important as the initial turnover of trainee may be large. Criteria for eligibility for training should be founded on the trainee's personality,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experience in internship. Opinions should be solicited from trainees as to progress of the programme, the standard of the clinical units and the attitude of the senior staff. There should be proper channels to allow for airing of grievances and alternate arrangement for trainees who wish to be transferred from one programme to the other.

Supporting Facilities

No clinical programmes can be claimed to have the sophistication of a training programme without the following facilities:

1. An Intensive Care Unit in every acute general hospital.
2. 24-hour laboratory facilities.
3. 24-hour X-ray services covering all emergency situations and further improvement in other radiodiagnostic and radiotherapeutic facilities.
4. Upgrading the library and journal facilities in the major hospitals. Technical help and funds should be sought from the Commonwealth or other international funds as suggested.
5. Conference rooms should be catered for sufficient capacity in every regional hospital.
6. More secretarial support, with for example dictaphone facilities, will alleviate heavy clerical work on the medical staff.

The Bank
Where
every branch
is your
local branch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has
over 160 branches throughout
Hong Kong—including 24
fast-service miniBanks.

You can use any one of
them to pay in or withdraw money
from your savings or current account.

Bank with us and have easy
access to your money at all times.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一些說話 一些討論

盧維基

當我看到楊日華同學寫「我對港大基督徒的失望」，心中很不舒服（我得坦白承認），直覺上覺得楊同學對我的文章，對我或是其他基督徒有不少誤會或誤解的地方。不過，我也很多謝楊同學的說話，令我反省了一些問題。

我認為投稿啓思之目的不外是分享、激發同學一些思想或引起同學討論一些問題（啓思啓我思之意）。故此我本着這個原則，再在啓思寫一些文章。

一些說話：

首先我須要為「金禧，你令我失望了」一文作出了澄清。

我寫「金」文時，目的有二：（一）我覺得大專界參予金禧事件及一份師生處理問題的態度有欠妥善之處，故欲提出引起同學思考以作日後參考。（二）我認為每個人因受着不同環境、因素影響而有其獨特之處事、思想方法，我們若然未明瞭別人，就不能隨便去批判（不是評論），除非彼此均承認有一套客觀絕對的準則存在。我之着重點，其實是屬於道德性的，而不是去分析金禧事件之是非、或其社會含意。故此在「金」文中，我根本就沒有企圖為教會去辯護、去矯正形象；如果我認為當時天主教教會是對的，就不會給胡主教寫信了。只不過我是希望討論金禧事件之「另一方」——師生及大專學生。

■真理不是單面性而是雙面性的（不是因環境而轉變的相對性「真理」）真理需要愛與公義共存的平衡。我認為金禧師生及大專界的同學對公義都很看重，而另一方面的「愛」則不大理會，故此我特地多花筆墨去談「愛」。因我是一個基督徒，基督徒的觀點當然該是源於聖經，遂引用了不少聖經的句子及我從聖經領受到的教導。

■沒有東西是完全走在兩個極端之中（除了一些有All or none property之事情），大部份都是在一個極闊之系列裏面（Wide Spectrum），如果我安然將它們推向兩個極端而分成水火不容的兩組，這是與事實是有相異之處。我認為大專界同學參與金禧事件時便犯了這個毛病（不是論及金禧師生）。我之所以提到「這也許是馬克思思想的影响」，是因為在我認識的馬克思思想中，矛盾是世界動力及進步的來源，於是便會將人民分成階級矛盾，不同思想又成敵我矛盾、人民內部矛盾等，而不是按着事實的Spectrum去看，（其不合事實之處，就如我在「金」文中舉「批鄧」的例子一般，故此我寫了「如此之敵我分明在鬥爭、革命可能很有用途，但與事實真理人情相符與否，就不必過問了」；而另一方面，馬列主義實在是在香港大專界，有理想的知識份子所嚮往的，如果我們留意學苑的文章當中，有不少理論基礎是與馬列主義有很

密切關係的。我寫這一點並不是如楊君所說：「利用了同學們的政治恐懼將金禧師生打個永不翻身」或是在製造政治的恐懼（其實我自己也沒有多大政治恐懼）。我亦認為前者這種事觀與我們忽視「愛」有很大關連，故此亦將它扯到「愛」去。當然，有同學對此不同意的話可提出來討論，如尹國華同學在學苑中解釋學苑的做法。

順帶一提的是我說「『愛祖國』的『愛』倒還不少」，並非諷刺「愛祖國」的同學，而是我懷疑我們一貫以來「愛」祖國的態度及希望同學思想怎樣才是真正的「愛」祖國，既然「金」文並不是討論「認中」的問題，所以就一帶過就算了。

那末，我為甚麼要花約四分之一篇幅去描述金禧謝師宴？我得承認這件事當時對我是一個不小的震驚，我簡直幾乎不能夠去接受；而更重要的是，我從這件事「看」出一些問題，是與「不成熟」和正如前文所述的未明白或能適當地運用真港包含公義與愛共存之特性很有關係；故此我使用這一事件作為我整篇文章的引言（不是中心），要解釋清楚我便將自己在這一事件思想的整個過程寫下，以致花了不少篇幅。但是我並沒有批判、責難他們的心，我其實是希望他們能了解這個真理而有所改善（當然，我知道的文章不會到他們手裏，但能引起大專界的一些關注也是好的），故此我說「但一個沒有『真正』愛心的老師，怎能叫學生從他身上學到愛的真諦？五育中之德及羣育又怎能完全呢？」，及在結語中「至於這一羣五育中學的『新』老師，若然不能教導真理兩方面之特性而只強調一方……我對他們對『五育』所挑起的重任，亦不敢樂觀」。如果同學們細心看這兩段說話，使我知道我寫謝師宴事件之目的及心情是怎樣的。楊同學指我「單獨抽空了一件大事渲染」，在某一個程度上，我是犯了這個錯誤，不過我也不是完全抽空和大事渲染。

最後一點要澄清的就是我提到的「愛」。

楊同學認為我寫信給胡主教是「施捨」而非「愛」，我願意將我（和其他基督徒）寫信時的動機、情形剖白。

當我獲悉胡主教聲明說支持政府封校的決定的，心中很是激動，覺得主教這個決定有幾方面是有違我從聖經領受到的教導（基督徒是該以聖經為生活行事之準則），而更覺得主教的決定是對這羣學生有不良的影响（我當時的着重點是對學生日後對人處事、個性之影响而多於封校帶來兩個月失學的問題，這在信裏面有些少的分析），於是萌了寫信的念头（其中亦因為我認為當時天主教同學會的一人—信運動及學生會的工作並不能表達我思想和關心的重點，故此便「自立門戶」）。而寫信的過程前後共三天，其中亦曾帶到C.A.同學（其他院系的）討論。不過當寫完之後，發覺希望甚為渺茫，原因是當時胡主教剛去了台灣，而寄給他的信又如雪片之多，我們幾個人的信能否到他手中也不可料，故有不少失望；不過我們希望主教附近的人能得到，對他們有一些影响，因而寫下了「總算盡了多少棉力」一句，不過這一句並不是我們寫信時的態度。這是「愛」、是「施捨」抑或

其他，則同學們去思想。

在談到「真正實質」的愛，曾有一位非基督徒同學和我說：「你講的是柔性的愛，而楊日華講的是剛性的愛，這是不同角度的問題；不過柔性的愛是可以包含剛性的愛。」這留待同學去思考，但我個人認為，真正的愛是有原諒、寬恕、體會、了解及理解甚麼是別人真正的需要等。當然，行動是不可缺少之一環。不過，我要承認我的愛心仍屬「有限公司」，但我願意去學習。

一些討論

我之所以在「金」文中寫一段「我在金禧事件中的角色」，是希望去引證一些論點及討論。在此，我並不是反對或打擊學生會及積極參與的同學的行動，可是我不同意有些人說不參與的同學就是退縮，就是不開心。在那段文字中，我想表明一點：因為自己與學生會有些不同的看法及着眼點，在大前題並非一致的情形下，我寧願不參與學生會的行動而自行工作，希望同學不要以為不和自己一起行動或對自己行動有不同意見就是反對自己，就是不對，因為自己也未必是百份百對。我希望引起的討論是，我們如何處理對學運主流的不同意見，是去「鋤低」他們？「了解」他們？支持他們不同意見的發展？「教育」他們？抑或互相「溝通」？又如果你與主流的看法、做法不同，你則怎樣辦？

我亦在「金」文中提到我為甚麼會採取一個不委身，比較旁觀的態度。有人會說，你這樣其實是間接助長了政府，但是若果我不清楚誰是誰非，我又怎知我該支持那一方？難道要盲目反對政府？有人會說，你該支持那些顯而易知的受欺壓者，但未經分析，又怎能肯定誰是真正的欺壓者？如果你認為雙方都有錯處需要改正，你會委身一方抑或第三者立場去看？這是需要大家的思考及共同探索。

其次希望同學思想：在關心社會中，我們以甚麼去衡量別人真正的需要？我們會滿足於一些表面化的需要？以為和他們交談一兩次便瞭瞭？

最後想在此對關社的出路，如果改革才是唯一的目的，我們怎樣可以保證能滿足社會的個體——人——的物質、精神及內心的需要，這可從蘇聯及近期中國內人民價值取向的轉變可見一斑（我剛聽收音機報導：長安街有大字報勒

人少用大字報製造煩瑣，倒不如去看電影，享受紅樓夢算了）。至於學生時代的我們，我們怎樣衡量讀書、認識事物、充實自己、幫助別人、投身社會行動等的比重；我們怎樣理解中共中央發表毛澤東卅年前給兒子的信（見十二月十二日之大公報首頁，大字標題為「年輕人多學科學、少談政治」）。

有不少問題是要我們去探索，去找尋答案的，但願在整個過程中，不同意見的同學（包括靜默的大多數）能夠互相溝通、了解；基督徒能去了解其他同學，特別是積極於學運的；非基督徒能去了解基督徒。（有一個非基督徒對我說：其實你們雙方都不甚彼此了解。）

後記

很多謝楊同學的文章，本來自從我寫完「金」文之後，便再沒有去思索基督徒怎樣在現今的社會去見證基督、活出基督給予我們的新生命。它帶來我不少的沖擊及提醒，叫我再一次去思想。雖然我現在還沒有一個完整的答案，只是，聖經教導我：「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着了，我只有的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前面的，向着目標直跑……若在甚麼事上存別樣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們。然而我們到了甚麼地步，就當照着甚麼地步。」（腓立比書三章）我會繼續去尋找及實踐。而我在「金」文中說：「我不以為自己是錯誤的」是指我當時的情況說，而不是代表我已完全了。

還有，我仍是關心啓思、醫學會，甚至乎學運的，雖然現在學苑有不少文章對我是太艱深，亦雖然我對現時學運有些意見，但我樂意與大家一同溝通、探索，否則我亦不會在啓思投「金」文——一篇與主流意見相左的文章；事實上我亦也會在金禧事件發生初期向啓思投我的意見及提出詢問（當時是用筆名），而不是如一些文章所說，基督徒很多時「對學生會及學苑則大都是不聞不問，彷彿我們不是學生會的會員、學苑的讀者。」

最後，如果有同學希望能了解我，希望你們能以我在本文所寫的去看看我在「金」文中要表達的，我也很願意和你們交談、討論。

每個人都會犯錯誤，只希望本文不會給你們一個自我保護（Self-defense）的印象。

編者的話

經過上屆第十、十一期有關「金禧事件」的辯論後，楊日華、盧維基同學的觀點，亦分別通過啓思的篇幅為大家所掌握和瞭解，的確使不少同學互相瞭解加深了，經驗要好好總結，在報紙上一來一往的討論，當然也是經驗總結的方法之一，編者也會使盧同學，楊同學傾談了一些，他們是掌握彼此的觀點的，現在盧維基同學希望通過啓思的篇幅，使同學再來掌握他的觀點。最後，編者是非常歡迎同學不斷投稿來討論問題的。

再會吧醫學會 合唱團

盧維基

在 medic choir 裏生活了一年，今如一旦要離開，真有點依依不捨。

所謂初生之犢不畏虎，回想去年唱完 FRATERNITY NITE 之臨時合唱團後，有幾位一年級的同学向我建議成立 medic choir，而又因自己也有這個念頭，於是在並未認真考慮實際困難下，medic choir 成立之籌備就開始了。雖然幾年前也曾存在過一個 medic choir，但不知何故，在我進入醫學院後就無聲無色地消逝了，雖然每年 FRATERNITY NITE 都有一個臨時的合唱團，但之後亦必然無影無踪；似乎醫學院內就不能有一個永久性的合唱團。

十一月間，在一個毫無組織經驗及前人留下之經驗的情況當中，醫學會的合唱團就誕生了。每個職位如指揮、主席、part leaders, class coordinators 在「瞭查」的情況中選出來。當時，有人抱着很樂觀的態度，有人悲觀、也有人見一步行一步。所幸的是，每個職位的同學都很努力、盡心，很有歸屬感，我們最初的「眼光」倒還不錯。在先天性條件不足的情況誕生之 medic choir，如今亦終於有一週歲的年紀，而且還慢慢地踏上軌道；這一份歡樂、恐怕只有關心 medic choir 的同學才能體會。

最初，由於接近大考之故，除了幾位三年級同學外，其他團員都是來自一年級的，比較起兄弟會之夜之臨時合唱團來說，人數驟然少了三份之一；而其中大部份同學以前都是很少有合唱之經驗，這使我們的主席、指揮等真是大傷腦筋，恐怕白髮也要增多幾根。

我們第一個目標是聖誕節的報佳音。我們練了兩首四部合唱的聖誕詩，和其他醫學院的同學一起往瑪麗醫院及瑪麗灣女童院報佳音，過了一個聲嘶力竭，又開心而又饒有意義的一個晚上。兩個星期的練習總算有些少收穫。

下一個目標就是學生節的院際合唱比賽。自己因為接近 2nd M.B. Exam

之故，便沒有參與練歌及比賽，現在想起來都是一個遺憾及損失。雖然參賽的只有一年級之同學，但仍能勇奪季軍而同，亦是值得高興的（雖然比起前年的一年級為我們奪得冠軍算不得什麼）。我在此欲特別嘉許負責指揮的沈大年同學，他在 2nd M.B. 當頭時還抽出一大段時間來訓練及指揮合唱團。同時亦讚許其他 part leaders 的努力，分担了沈同學的担子。

學生節完了，我們的 medic choir 便進入了一個「非常時期」。一方面因為似乎短期內沒有什麼明顯的目標，一年級的同学又快要面臨考試，考試後能否重新招集團員呢？暑假期間又怎樣呢？大家對前路都沒有什麼把握。但另一方面，因為二年級的同学已經考完 1st M. B.，但我們每個團員都想吸引他們參加合唱團，這不僅是因為他們唱得好，更因為 medic choir 是屬於醫學院內各班的一個大家庭，而不單是只屬於一年級及少部份三年級之同學（至於當時四、五年級，客觀環境使他們不大有可能參加我們），我們滿懷熱望地繼續練歌。雖然我們後來因着這個目標完全失敗而失望，每次出席練歌的人數亦因考試期近而不穩定，我們都是唱得那末的起勁，歡樂仍然與我們在一起。

記得有一次討論暑假間有沒有練習的問題，我說：「如果我們仍然有練習，有幾多位同學會回來練歌？」有一位女團員答：「我覺得你們不該這樣問，如果 medic choir 是搞得好的，有那一個不會回來？暑假算得什麼？我想這裏每一個都想 choir 好的！」我實在是慚愧與感動。

不過，暑假裏，實際的問題出現了，很多團員因往外地旅行，往大澳鄉村工作，參加各種活動，於是練歌就出了問題。雖然有過一次 gathering，但人數仍寥寥可數。本來我們也有一個目標，就是在開學時辦一個蚊型音樂會，向各班（特別是一年班）介紹我們，及重新招收團員。但因為練歌不成，於是改為在 Fraternity camp 向新同學獻兩首歌曲。即使如此，我們還是興緻勃勃，往千里迢迢的明啤營去。（那次指揮

因為身體不適不能進去，而自己又因一些問題沒有進去，遂將 medic choir 變成 medic'82 choir，真有點對不起。）

至今年開學，練習又復甦了。在團員要求下，medic choir 在醫學節的音樂之夜負責一項表演。雖然十月裏各項活動頻密，而又有很多同學都要參加自班的合唱團練習，每星期二的中午我們都能一同回到音樂室練歌，而最令人鼓舞的是，有不少一年級的同学加入了我們的行列。

在音樂之夜演出過後，評判陳晃先生竟說：「medic choir 實為全場之冠」，這不單叫我們開心，更是一個不少的鼓勵。一年過去了，在指揮悉心培養下，各部的音色都進步了，也從「百鳥歸巢」變成四部和諧了。雖然水準還未臻至理想，但每一位團員的努力耕耘，叫 medic choir 不斷在邁進中。

前一陣子有團員對我說道：「你真是怪，四年級還這樣得閒一個人來唱」（一個人是錯的，因為還有指揮的沈同學）。其實一點也不怪，medic choir 是屬於大家的，我喜歡唱歌，我來唱不是很應該嗎？而更重要的是，我覺得自己是屬於這個合唱團的，我是關心她的，而且我不斷從合唱團中感受到歡樂、團結、溫暖、情誼，也看到其他團員的心機、血汗；我們彷彿就是活在一個大家庭中。就如今天的「AGM」，氣氛也是熱烘烘的；我若唱得不好，你沒有歧視我，反而悉心教導我；本來不大相熟的，在日子浸淫下，亦可打成一片了——高班低班本來就是沒有什麼隔膜。

如果你問我，參加合唱團有什麼意義，我會說：沒有什麼很高調的意義，但從中你會得到很多，如團結、溫暖、認識別人、溝通的機會（當然，我們期望的是更深入的溝通），各種形式的歌曲，和發揮你底噪子時的快樂（當你能和大家一起將一首歌曲完全表達出來時，那種感受不是筆墨所以容易描述的）；同時也會學到很多功課，如守時、紀律、歌唱技巧，及知道與別人一起工作時的合作精神（原來四部合唱之平衡及和諧不簡單）等等，也許還有很多要你自己去發掘、創造。當然，你自己

的投入及「施與」也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medic choir 新的職位又選出來了。對於他們、經驗與鼓勵是同樣重要。擺在前面的依然是一條不大平坦的道路，困難是可以預見的，例如不夠團員（尤以女聲為然），在頻多活動中練歌的時間，團員之不守時（不是故意的，乃客觀環境做成），缺少經驗交流，沒有職業水準之指導（我們每一個本來都是甚水皮），一個合水準之鋼琴，更多的伴奏同學（好讓我們的琴姐姐也可以有機會施展歌喉）等等，這都需要我們新的、舊的團員去克服，與其他同學的參與及支持。

在這一年來裏，合唱團有過不少之成功與失敗，這一切都在磨練着她的成長，與 medic choir 過了一年的我，一份情懷已在心內生了根，故當自己因為客觀環境緣故而要離開 medic choir 至少半年的時候，實在有點酸溜溜。明年四月後，如果可能，我定會再重回合唱團之懷抱。團友們，成功故然叫你們沾沾自喜，但卻不要讓失敗令你們氣餒。願明年四月，我見到的 medic choir 就如一個生氣勃勃，會行會走的孩童。

願在此以一首歌詞送與每個團員及同學：

Sing, Sing a Song, Sing out loud,
Sing out strong
Sing of good things not bad,
Sing of happy not sad
Sing a Song, Sing Sing out loud,
Sing out Strong.
Don't worry it's not good enough
for any one else to hear,
Just sing Sing, a song.....

寫於 2:30 p.m. 7/11/78
medic choir AGM 後

迎春接福



錦往開來

啟思全人船

上 WARD 見聞錄

臨牀的惶惑

(本文摘自Medic '81 Bulletin, 並謹向Medic '81 致謝)

第一次臨床教學時，心情真是驚喜交集。所驚者乃因從高班同學獲悉，上課的老師會時常問書。所以喜是二年的 Preclinical course 終於過去，現在要學以致用，學習怎樣體會幫助病人。幸好那次教我們的老師沒有特別問書，只是很簡略地說明了一些基本原則，然後指導我們怎樣注意特別的病徵、病況等。然而給我們最深印象卻是那病人的神情，他是一個五六十歲的老年人，腹部已接受過手術，精神低落，間中注視著我們，不知道什麼事情似的。其後當醫生（我們的老師）帶我們離去時，他又急忙的連聲道謝。晚上入睡前，這些情景又一幕一幕的出現，自己不但不能有效地幫助他，反而剝奪了他休息的時間，內心真是有些難過，只有默默的祝福他。

隨着時光的消逝，上臨床課次數的增多，再加上山崩海一般的功課，自己漸漸再沒有深切考慮這些問題，以上的情景也作司空見慣，不足為奇了，但是兩星期前被選中作教學那病人是個中年婦人，她才入院不久，真料不到有這麼多「白衣人」來看她，當然十分緊張及至我們上課完畢，急忙的驚惶的問題：「我究竟有什麼事，需這樣多醫生來看？」雖經過老師的一片安慰，她仍未能回復平靜，待老師走後，大聲地向着洗手的我問道：「醫生，我有什麼事呀？」我雖不堪當被稱醫生，但自己實在忍不着，向前給她解釋道：「阿嬌，妳沒有什麼，我們不過是一羣向在學習的『醫生』，在醫院練習，請放心休息，相信妳很快便可出院。」她立刻說：「我真的很怕，因為我的子女年紀尚小，需要我的照顧啊！」經過一番安慰後，她終於平靜下來，在返回講室途中，她那幾句話仍在我耳中迴蕩，的確，我實在太自私，只以病人為自己學習的工具，沒有切身處地的體會他們的困苦，在我自己以為司空見慣的，在他們每人心中，並不好受啊，回家後更想起一些精神低落的病人，他們只是閉上上眼，合作地被一批又一批的醫學生檢查（包括 Listen The Heart Sounds, Palpate Liver……）真像肉在砧板上，任由我們宰割似的。的確，我們欠病人的實在太多了。幸好，我組的同學們對病人都十分有禮，在檢查完畢後，往往替他們蓋上棉被說道：「請多休息，謝謝！」希望我也能學習他們多點體會病人的苦況，他日不致成為一個壞醫生。

(本文無題目，此題目乃編者加上)

上病房有感 發噏風

還記得上病房的第一天，心裏卜卜跳。我們一羣同學跟着導師，有的正在追問上一組是什麼題目，有的在說「好驚，好驚，驚問到我時唔識答」，有的泰然處之。講的是基本的望診、觸診、叩診和聽診的方法，而主要的時間都放在腹部觸診上。我們幾個同學胡亂「觸診」一輪，那位病人也知我們並非熟手，被我們試驗過後顯出不甚耐煩的樣子，幸好我組同學不是「殺手」格，手下留情，放了他條生路。

完畢後，我們和其他組同學碰見，都在談論剛才的經歷。聽見一位同學說：「那位病人見我摸了一輪，說我這樣摸法不夠大力，應加點力才摸得到的。」於是我便……。我心裏問：「這可能麼？經歷過幾十對手的試驗，你想想，會不會有病人如此合作『犧牲』？（我猜還是這位同學自己做出來辯護自己用力過度的藉口吧，好讓能減少他自己的良心責備吧？不過，或許他的手指觸覺遲鈍，要好大力深入摸才感覺到。）或許病人真的這麼說，我們應如何處理？導師們一再囑咐我們對病人要有禮貌，要照顧病人的感受；我們的書本也說及腹部觸診應是愛撫（Caress）一樣。

× × ×

更正啟事

啟思第十卷第十一期之「醫學會你的脈絡是怎樣找的？」一文，第六段中「尼克遜訪華（七三）」應改為「尼克遜訪華（七二）」；又「中國進入聯合國（七四）」應改為「中國進入聯合國（七一）」。

啟思編委會

這幾個星期醫院的走廊、梯間、外牆都有標語，這裏提到「職業尊嚴」、「人手不足」，那裏說「被歧視」，「被政府拖延」。最近護理人員還採取一級工業行動——按章工作。奇怪的是我們班同學都似乎太忙了，和幾位同學提及這次護理人員的行動，似乎對他們爭取的是什麼，他們按章工作的理由，他們的組織，行動範圍都一無所知。或許還知道他們要求加薪，但對整件事的（「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態度就和香港政府在整件事的表現不相上下呢！）我們身為醫科學生，若果連醫療界發生的事也置諸度外，我們只知道醫科書本

、書本裏的理論、書本裏的病人和醫院，那怎能說得通？所謂「各家自掃門前雪……」，這回霜雪就是落在醫院了。多關心吧，終有一日，你我都面對醫生的職責，做香港醫療界的一份子。

× × ×

我記得中學時一位老師說：「醫學生是最蠢的大學生。」我想一點也不錯。一般地說，在香港這種教育下，學生也不知什麼是責任，越來越機動化、越來越蠢！不問世事也越會成風氣，同學你看對不對？以為大學入學試考得好便大多數是聰明人？我想大抵不必是。

啟思稿例

- 啟思歡迎老師、同學及醫生來稿。
- 中文稿件請用原稿紙直寫，英文稿件請用打字或書寫清楚，請勿一紙兩面寫。
- 來稿可交與任何一位啟思編委或投入飯堂內的啟思信箱。
- 來稿可用筆名，但須附真實姓名、年級。
- 本刊恕不退稿，如欲退稿，敬請註明。
- 稿件刊登與否由編委會會議決定。
- 來稿文責，作者自負。
- 編輯有刪改權，如不欲刪改者，請註明。
- 如果有任何投訴，請於文章刊登後三個月內提出，逾期本刊恕不負責。
- 如要轉載啟思文章，請先通知並得到啟思編委會同意。

徵文

啟思徵文比賽

題目：1. 大學生的時代使命
2. 最後一次
3. 自由題

體裁：散文
字數：不得少於一千
截稿日期：三月二日
設冠、亞、季三獎
投稿可投啟思信箱或文藝版編委